



列傳卷第一百四

宋史三百四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錄軍國事尚書右丞相兼國子監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劉安世

鄒浩

田畫王回  
曾諫附

陳瓘

任伯雨

劉安世字器之魏人父航第進士歷知虞城犀浦縣  
虞城多姦猾喜寇盜犀浦民弱而馴航為政寬猛急  
緩不同兩縣皆治知宿州押伴夏使使者多所要請  
執禮不遜且欲服球文金帶入見航皆折正之以群  
牧判官為河南監牧使持節冊夏主秉常凡例所遺

寶帶名馬却弗受還上禦戎書大畧云辨士好爲可喜之說武夫徼冀不貲之寵或爲所誤不可不戒爲河北西路轉運使熙寧大旱求言航論新政不便者五又上書言人主不可輕失天下心宜乘時有所改爲則人心悅而天意得矣不報乃請提舉崇福宮起知涇相二州王師西征起知陝府時倉卒軍興餽餉切急縣令佐至荷校督民民多棄田廬或至自盡航獨期會如平日事更以辦終太僕卿安世少時持論已有識航使監牧時文彥博在樞府有所聞每呼安世告之安世從容言王介甫求去外議謂公且代其

任彥博曰安石壞天下至此後之人何可爲安世拱手曰安世雖晚進竊以爲未然今日新政果順人所欲而爲人利乎若不然公當去所害興所利反掌間耳彥博默不應他日見航嘆獎其堅正登進士第不就選從學於司馬光咨盡心行己之要光教之以誠且令自不妄語始調洛州司法參軍司戶以貪聞轉運使吳守禮將按之問於安世安世云無之守禮爲止然安世心常不自安曰司戶實貪而吾不以誠對吾其違司馬公教乎後讀揚雄法言君子避礙則通諸理意乃釋光入相薦爲祕書省正字光薨宣仁太

后問可爲臺諫于呂公著公著以安世對擢右正言時執政頗與親戚官安世言祖宗以來大臣子弟不敢受內外華要之職自王安石秉政務快私意累聖之制掃地不存今廟堂之上猶習故態因歷疏文彥博以下七人皆耆德魁舊不少假借章惇以強市崑山民田罰金安世言惇與蔡確黃履邢恕素相交結自謂社稷之臣貪天之功徼幸異日天下之人指爲四凶今惇父尚在而別籍異財絕滅義理止從薄罰何以示懲會吳處厚解釋確安州詩以進安世謂其指斥乘輿犯大不敬與梁燾等極論之竄之新州宰

相范純仁至於御史十人皆緣是去遷起居舍人兼左司諫進左諫議大夫有旨暫罷講筵民間驩傳宮中求乳婢安世上疏諫曰陛下富於春秋未納后而親女色願太皇太后保佑聖躬爲宗廟社稷大計清間之燕嬪御經帷仍引近臣與論前古治亂之要以益聖學無溺於所愛而忘其可戒哲宗俛首不語后曰無此事卿誤聽爾明日后留呂大防告之故大防退召給事中范祖禹使達旨祖禹固嘗以諫於是兩人合辭申言之甚切鄧温伯爲翰林承旨安世言其出入王呂黨中始終反覆今之進用實係君子小人

消長之機乞行免黜不報遂請外改中書舍人辭不就以集賢殿修撰提舉崇福宮才六月召為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范純仁復相呂大防白后欲令安世少避后曰今既不居言職自無所嫌又語韓忠彥曰如此正人宜且留朝廷乃止呂惠卿復光祿卿分司安世爭以為不可不聽出知成德軍章惇用事尤忌惡之初黜知南安軍再貶少府少監三貶新州別駕安置英州同文館獄起蔡京乞誅滅安世等家讒雖不行猶徙梅州惇與蔡京將必寘之死因使者入海島誅陳衍諷使者過安世脅使自裁又擢一土豪

為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疾馳將至梅梅守遣客來勸安世自為計安世色不動對客飲酒談笑徐書數紙付其僕曰我即死依此行之顧客曰死不難矣客密從僕所視皆經紀同貶當歿者之家事甚悉判官未至二十里嘔血而斃危得免昭懷后正位中宮惇卜發前諫乳婢事以為為后設時鄒浩既貶詔應天少尹孫馨以檻車收二人赴京師行數驛而徽宗即位赦至馨乃還凡投荒七年甲令所載遠惡地無不歷之移衡及鼎然後以集賢殿修撰知鄆州真定府曾布又忌之不使入朝蔡京既相連七謫至峽州羈

管稍復承議郎十居宋都宣和六年復待制中書舍人沈思封還之明年卒年七十八安世儀狀魁碩音吐如鐘初除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曰朝廷不以安世不肖使在言路倘居其官須明目張膽以身任責脫有觸忤禍譴立至主上方以孝治天下若以老母辭當可免母曰不然吾聞諫官爲天子諍臣汝父平生欲爲之而弗得汝幸居此地當捐身以報國恩正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所之於是受命在職累歲正色立朝扶持公道其面折廷爭或帝盛怒則執簡却立伺怒稍解復前抗辭旁侍者遠觀蓄縮悚汗目之曰殿上虎一時無不敬懼家居未嘗有惰容久坐身不傾倚作字不草書不好聲色貨利其忠孝正直皆則象司馬光年既老群賢凋喪略盡巋然獨存而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賢求得小吏吳默嘗趨走前後者使持書來啖以即大用默因勸爲子孫計安世笑謝曰吾若爲子孫計不至是矣吾欲爲元祐全人見司馬光于地下還其書不荅死葬祥符縣後二年金人發其冢貌如生相驚語曰異人也爲之蓋棺乃去

鄒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第進士調揚州賴昌府教

授呂公著范純仁爲守皆禮遇之純仁屬撰樂語浩辭純仁曰翰林學士亦爲之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純仁敬謝元祐中上䟽論事其略曰人材不振無以成天下之務陛下視今日人材果有餘邪果不足邪以爲不足則中外之百執事未嘗不備以爲有餘則自任以天下之重者幾人正色昌言不承望風旨者幾人持刺舉之權以肅清所部者幾人承流宣化而使民安田里者幾人民貧所當富也則曰水旱如之何官冗所當澄也則曰民情不可擾人物所當求也則曰從古不乏材風俗所當厚也則

曰不切於時變是皆不明義理之過也蘇頌用爲太常博士來之邵論罷之後累歲哲宗親擢爲右正言有請以王安石三經義發題試舉人者浩論其不可而止陝西奏邊功中外皆賀浩言先帝之志而陛下成之善矣然兵家之事未戰則以決勝爲難旣勝則以持勝爲難惟其時而已苟爲不然將棄前功而招後患願申勅將帥毋徂屢勝圖惟厥終京東大水浩言頻年水異繼作雖盈虛之數所不可逃而消復之方尤宜致謹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不以爲數之當然此消復之實也蹇序辰看詳元祐章奏公肆詆欺

輕重不平浩言初旨但分兩等謂語及先帝并語言過差而已而今所施行混然莫辨以其近似難分之迹而典刑輕重隨上下是乃陛下之威福操柄下移於近臣願加省察以爲來事之監章惇獨相用事威虐震赫浩所言每觸惇忌仍上章露劾數其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賢妃劉氏立浩言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今爲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爾蓋郭后與尚美人爭寵仁祖旣廢后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立后則不選于妃嬪而卜于貴族所以

遠嫌所以爲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之廢孟氏與郭后無以異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抑其不然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立賢妃爲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慨嘆以爲國家不幸至於宗景立妾怒而罪之於是天下始釋然不疑今竟立之豈不上累聖德臣觀白麻所言不過稱其有子及引永平祥符事以爲證臣請論其所以然若曰有子可以爲后則永平貴人未嘗有子也所以立者以德冠後宮故也祥符德妃亦未嘗有子所以立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况貴人實馬

援之女德妃無廢后之嫌迥與今日事體不同頃年冬妃從享景靈宮是日雷變甚異今宣制之後霖雨飛雹自奏告天地宗廟以來陰淫不止上天之意豈不昭然考之人事既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望不以一時改命爲難而以萬世公議爲可畏追停冊禮如初詔行之帝謂此亦祖宗故事豈獨朕耶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効其小疵臣恐後世之責人無已者紛紛也帝變色猶不怒持其章躊躇四顧凝然若有所思付外明日章惺詆其狂妄乃削官羈管新州蔡卞安惇左膚繼請治其祖送者王

回等語在他傳徽宗立亟召還復爲右正言遷左司諫上疏謂孟子曰左右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於是知公議不可不恤獨斷不可不謹蓋左右非不親也然不能無交結之私諸大夫非不貴也然不能無恩讎之異至於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則所謂公議也公議之所在槩已察之必待見賢然後用見不可然後去則所謂獨斷也惟恤公議於獨斷未形之前謹獨斷於公議已聞之後則人君所以致

治者又安有不善乎伏見朝廷之事頗異於即位之初相去半年遽已如是自今以往將如之何願陛下深思之改起居舍人進中書舍人又言陛下善繼神宗之志善述神宗之事孝德至矣尚有五朝聖政盛德願稽考而繼述之以揚七廟之光貽福萬世遷兵吏二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江寧府徙杭越州初浩還朝帝首及諫立后事獎嘆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黨爲僞疏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遂再責衡州別駕語

在獻愍太子傳尋竄昭州五年始得歸初浩除諫官恐貽親憂欲固辭母張氏曰兒能報國無愧於公論吾顧何憂及浩兩謫嶺表母不易初志稍復直龍圖閣瘴疾作危甚楊時過常往省之爾然僅存餘息猶眷眷以國事爲問語不及私卒年五十二高宗卽位詔曰浩在元符間任諫爭危言讜論朝野推迎復其待制又贈寶文閣直學士賜謚忠浩所與游田晝王回曾誕皆良士也

晝字承君陽翟人樞密使況之從子以任爲校書郎調磁州錄事參軍知西河縣有善政民甚德之議論

慷慨有前輩風與鄒浩以氣節相激勵元符中浩爲諫官晝監京城門往見浩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爲何官浩曰上遇羣臣未嘗假以辭色獨於浩差若相喜天下事固不勝言意欲待深相信而後發貴有益也晝然之旣而以病歸許邸狀報立后晝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得罪晝迎諸塗浩出涕晝正色責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歎謝曰君之贈我厚矣建中靖國初入爲大宗正丞曾布數羅致

之不爲屈欲與提舉常平官亦辭請知淮陽軍歲天疫日挾醫問病者藥之遇疾卒淮陽人祀以爲土神云

回字景深仙遊人第進士調松滋令荆沔俗用人祭鬼回捕治甚嚴其風遂革知鹿邑縣入爲宗正寺簿元符中葉祖洽薦爲睦親宅講書與鄒浩友善皇后劉氏立浩將論之密告回回曰事寧有大於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爲忠亦太夫人素志也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歛交游錢與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邏者以聞逮詣詔獄衆爲之懼回居之晏然御史詰

之對曰實嘗預議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卽徒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事不荅祖洽亦坐黜徽宗立召還舊官權監察御史數日卒年五十三岑象求王覲賈易上章乞錄其子恤其家以獎勸忠義詔除子渙老郊社齋郎蔡京爲相奪之仍列名黨籍

誕公亮從孫也孟后之廢誕三與浩書勸力請復后浩不報及浩以言南遷誕著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之其略曰客問鄒浩可以爲有道之士乎主人曰浩安得爲知道雖然予於此時譏浩是天下無全人也

三言之尚足爲來世戒易曰知幾其神乎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方孟后之廢人莫不知劉氏之將立至四年之後而冊命未行是天子知清議之足畏也使當其時浩力言復后能感悟天子則無今日劉氏之事貽朝廷於過舉再三言而不聽則義亦當矣使是時得罪必不若是酷以貽老母之憂矣嗚呼若浩者雖不得爲知幾之士然百世之下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尚不失爲聖人之清也其書旣出識者或以比韓愈諫臣論誕仕亦不顯

陳瓘字瑩中南劍州沙縣人少好讀書不喜爲進取

學父母勉以門戶事乃應舉一出中甲科調湖州掌書記簽書越州判官守蔡卞察其賢每事加禮而瓘測知其心術常欲遠之屢引疾求歸章不得上檄攝通判明州卞素敬道人張懷素謂非世間人時且來越卞留瓘小須之瓘不肯止曰子不語怪力亂神斯近怪矣州牧旣信重民將從風而靡不識之未爲不幸也後二十年而懷素誅明州職田之入厚瓘不取盡棄於官以歸章惇入相瓘從衆道謁惇聞其名獨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瓘曰請以所乘舟爲喻偏重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矣天子待

公爲政敢問將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勢無急於此瓘曰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果然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色曰光不務績述先烈而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指爲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爲今之計唯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意雖忤惇然亦驚異頗有兼收之語至都用爲太學博士會卞與惇合志正論遂絀卞黨薛昂林自官學省議毀資治通鑑瓘因策士題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昂自意沮遷秘書省校書郎紹述之說盛瓘奏哲

宗言堯舜禹皆以若稽古爲訓若者順而行之稽古考其當否必使合於民情所以成帝王之治天子之孝與士大夫之孝不同帝反復究問意感悅約瓘再入見執政聞而憾之出通判滄州知衛州徽宗即位召爲右正言遷左司諫瓘論議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嘗及人晷昧之過嘗云人主託言者以耳目誠不當以淺近見聞惑其聰明惟極論蔡卞章惇安惇邢恕之罪御史龔夬擊蔡京朝廷將逐夬瓘言紹聖以來七年五逐言者常安民孫諤董敦逸陳次升鄒浩五人者皆與京異議而去今又罷夬將若

公道何遂章疏論京未及上時皇太后已歸政瓘言外戚向宗良兄弟與侍從希寵之十交通使物議籍籍謂皇太后今猶預政由是罷監揚州糧料院瓘出都門繳四章奏之并明宣仁誣謫事帝密遣使賜以黃金百兩后亦命勿遽去界十僧<sub>以</sub>爲行裝改知無爲軍明年還爲著作郎遷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宰相曾布使客<sub>以</sub>將卽真瓘語于正彙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復有異同則公議私恩兩有愧矣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投之以決去就汝其書之但郊祀不遠彼不

相容則澤不及汝矣能不介於心乎正彙願得書曰  
持入省布使數人邀相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爭  
辦移時至箕踞諍語瓘色不爲動徐起白曰適所論  
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失待士禮布矍然改容  
信宿出知泰州崇寧中除名竄袁州廉州移郴州稍  
復宣德郎正彙在杭告蔡京有動搖東宮迹杭守蔡  
疑執送京師先飛書告京俾爲計事下開封府制獄  
併逮瓘尹季孝稱逼使證其妾瓘曰上彙聞京將不  
利社稷傳於道路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  
恩而指其爲妄則情有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

又義所不爲京之姦邪必爲國禍瓘固嘗論之於諫  
省亦不待今日語言聞也內侍黃經臣莅鞫聞其辭  
失聲歎息謂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  
具正彙猶以所告失實流海上瓘亦安置通州瓘嘗  
著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脩神宗  
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義張  
商英爲相取其書旣上而商英罷瓘又徙台州宰相  
徧令所過州出兵甲護送至台每十日一徙告且命  
凶人石慄知州事執至庭大陳獄具將脅以死瓘揣  
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邪慄失措始告

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爾瓘曰然則何用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爲堯主上爲舜助舜尊堯何得爲罪時相學術淺短爲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慼慼揖使退所以窘辱之百端終不能害宰相猶以慼爲怯而罷之在台五年乃得自便纔復承事郎帝批進自以爲所擬未當令再敘一官仍與差遣執政持不行卜居江州復有諧之者至不許輒出城旋令居南康纔至又移楚瓘平生論京下皆披擿其處心發露其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不使一日少安宣和六年卒年六十五

瓘謙和不與物競閒居於莊自持語不苟發通於易數言國家大事後多驗靖康初詔贈諫議大夫召官正彙紹興二十六年高宗謂輔臣曰陳瓘昔爲諫官甚有讜議近覽所著尊堯集明君臣之大分合於易天尊地卑及春秋尊王之法王安石號通經術而其言乃謂道隆德駿者天子當北面而問焉其背經悖理甚矣瓘宜特賜謚以表之謚曰忠肅

任伯雨字德翁眉州眉山人父孜字遵聖以學問氣節推重鄉里名與蘇洵埒仕至光祿寺丞其弟汲字師中亦知名嘗通判黃州後知廬州當時稱大任小

任伯雨自幼已矯然不羣遂經術文力雄健中進士第調施州清江主簿郡守檄使涖公庫笑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此職何爲至我哉拒不受知雍丘縣御史如束濕撫民如傷縣枕汴流漕運不絕舊苦多盜然未嘗有獲者人莫知其故伯雨下令綱舟無得宿境內始猶不從則命東下者斧斷其纜趣京師者護以出自是外戶不閉使者上其狀召爲大宗正丞甫至擢右正言時徽宗初政納用讜論伯雨首擊章惇曰惇久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搢紳乘先帝變故倉卒輒逞異意睥睨萬乘不復有臣子之恭向使其計

行行將寘陛下與太皇后於何地若貸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矣臣聞北使言去年遼主方食聞中國黜惇放箸而起稱甚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比使又問何爲只若是行遣以此觀之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爲可殺也章八上貶惇雷州繼論蔡卞六大罪語在卞傳建中靖國改元當國者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故以中爲名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

宋史傳卷一百四十一  
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時議者欲西  
北典郡專用武臣伯雨謂李林甫致祿山之亂者此  
也又論鍾傳王瞻生湟鄯邊事失與國心宜棄其地  
以安邊息民張耒黃庭堅晁補之歐陽棐劉唐老等  
宜在朝廷上書皇太后乞暴蔡京之惡召還陳瓘以  
全定策之勲時以正月朔旦有赤氣之異詣大星觀  
以禳之伯雨上疏言嘗聞脩德以弭災未有禳祈以  
消變洪範以五事配五行說者謂視之不明則有赤  
青赤祥乞攬權綱以信賞罰專威福以殊功罪使皇  
明赫赫事至必斷則乖氣異象轉爲休祥矣又言比

日內降寢多或恐矯傳制命漢之鴻都賣爵唐之墨  
敕斜封此近監也王覲除御史中丞仍兼史官伯雨  
謂史院宰相監修今中丞爲屬非所以重風憲遠嫌  
疑已而覲除翰林伯雨復論曰學士爵秩位序皆在  
中丞上今覲爲之是諫官論事非特朝廷不行適足  
以爲人遷官爾伯雨居諫省半歲所上一百八疏大  
臣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卽爲真伯雨  
不聽抗論愈力且將劾曾布布覺之徙爲度支員外  
郎尋知虢州崇寧黨事作削籍編管通州爲蔡卞所  
陷與陳瓘龔夬張庭堅等十三人皆南遷獨伯雨徙

昌化姦人猶未甘心用匿名書復逮其仲子申先赴獄妻適死於淮報訃俱至伯雨處之如平常曰死者已矣生者有負於朝廷亦當從此訣如其不然天豈殺無辜耶申先在獄鍛鍊無所傳致乃得釋居海上三年而歸宣和初卒年七十三長子象先登世科又中詞學並茂舉有司啓封見爲黨人子不奏名調秦州戶曹掾聞父謫棄官歸養王安中辟燕山宣撫幕勉應之道引疾還終身不復仕申先以布衣特起至中書舍人紹興初高宗詔贈伯雨直龍圖閣又加諫議大夫采其諫章追貶章惇蔡卞邢恕黃履明著誣

宣仁事以告天下淳熙中賜謚忠敏

論曰劉安世復文彥博之言時尚年少然其言卽元祐之初政而司馬光之用心也鄒浩諫立劉后反復曲折極人所難言二人除言官俱入白其母母俱勉以盡忠報國無分毫顧慮後患意嗚呼賢哉陳瓘任伯雨抗迹踈遠立朝寡援而力發章惇曾布蔡京蔡卞羣姦之罪無少畏忌古所謂剛正不撓者歟

列傳卷第一百四

十餘年之罪無少異思古慎罰五不貸者煥

中其罪者皆以死章其罪而後葬之

其罪者皆以死章其罪而後葬之

其罪者皆以死章其罪而後葬之

其罪者皆以死章其罪而後葬之

其罪者皆以死章其罪而後葬之

列傳卷第一百五

宋史三百四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錄軍國軍事節書右丞相兼樞密使領經筵事都總裁屍脫等奉

勅修

陳次升 陳師錫

彭汝礪 弟汝霖 汝方

呂陶

張廷堅 龔夬

孫諤

陳軒

江公望 陳祐 常安民

陳次升字當時興化仙游人入太學時學官始得王  
安石字說招諸生訓之次升作而曰丞相豈秦學邪  
美商鞅之能行仁政而為李斯解事非秦學而何坐屏  
斥既而第進士知安丘縣轉運使吳居厚以聚斂進

檄尉罔征稅於遠郊得農家敗絮捕送縣次升縱遣之居厚怒將被以文法會御史中丞黃履薦爲監察御史哲宗立使察訪江湖先是蹇周輔父子經畫江右鹽法爲民害次升舉劾之還言額外上供之數未除異日必有非法之歛願從熙寧以來創行封樁名錢悉賜豁免又役法未定人情熒惑乞速定差僱及均數之等先爲之節而審行之提點淮南河東刑獄紹聖中復爲御史轉殿中論章惇蔡卞植黨爲姦乞收還威福之柄禁中火彗出西方次升請修德求言以弭天變掖庭鞠厭魅獄次升言事關中官宜付外

參治今屬於闍寺之手萬一有冤濫貽後世譏濟陽郡王宗景請以妾爲妻論其以宗藩廢禮爲聖朝累初惇卞以次升在元祐間外遷意其不能無怨望卞又與同鄉里故延實憲府欲使出力爲助擠排衆賢而一無所附時方編元祐章疏毒流樞紳次升言陛下初即位首下詔令導人使諫親政以來又揭敕榜許其自新今若考一言之失致於譴累則前之詔令適所以誤天下後之敕榜適所以誑天下非所以示大信也又論卞客周種貪鄙鄙君中儉佞由是惇卞交惡之使所善太常少卿林顏致已意嘗以美官次

升曰吾知守官而已君爲天子卿士而爲宰相傳風  
旨邪惇卞益不樂乘間白爲河北轉運使帝曰漕臣  
易得耳次升敢言不當去更進左司諫宣仁有追廢  
之議次升密言先太后保佑聖躬始終無間願勿聽  
小人銷骨之謗帝曰卿安所聞對曰臣職許風聞陛  
下毋詰其所從來可也呂升卿察訪廣南次升言陛  
下無殺流人之意而遣升卿出使升卿資性慘刻喜  
求人過今使逞志釋憾則亦何所不至哉乃止不遣  
次升累章劾章惇皆留中帝嘗謂曰章惇文字勿令  
絕次升退告王鞏鞏曰君胡不云諫臣耳目也帝王

心也心所不知則耳目爲之傳達旣知之何以耳目  
爲居數日復入見帝申前旨乃以鞏語對帝曰然願  
未有代之者爾訖不克去京師富家乳婢怨其主坐  
兒於上而高呼者邏繫獄次升乞戒有司無得觀望  
帝問大臣何謂蔡卞曰正謂觀望陛下爾誣其毀先  
烈擬謫監全州酒稅帝以爲遠改南安軍徽宗立召  
爲侍御史極論惇卞曾布蔡京之惡竄惇於雷居卞  
於池出京於江寧遷右諫議大夫獻體道稽古修身  
仁民崇儉節用六事言多規切崇寧初以寶文閣待  
制知穎昌府降集賢殿脩撰繼又落脩撰除名徙建

昌編管循州皆以論京下故政和中角赦恩復舊職  
卒年七十六次升三居言實建議不苟合劉安世稱  
其有功於元祐人謂能言呂升卿之行也它所言曾  
肇主覲張庭堅賈易李昭玘呂希哲范純禮蘇軾等  
公議或不謂然

陳師錫字伯倫建州建陽人熙寧中游太學有雋聲  
神宗知其材及廷試奏名在甲乙間帝偶閱其文屢讀屢歎  
賞顧侍臣曰此必陳師錫也啓封果然擢爲第三調昭慶  
軍掌書記郡守蘇軾器之倚以爲政軾得罪捕詣臺獄  
親朋多畏避不相見師錫獨出餞之又安輯其家知臨

安縣爲監察御史上言宋興享國長久號稱太平者莫  
如仁宗切考致治之本不過延直言御群下進善退邪  
而已明道中親覽萬幾見政事之多辟輔佐之失職自  
呂夷簡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晏殊等一日罷去寶元  
初冬雷地震用諫官韓琦之言王隨陳堯佐韓億石中  
立同時見黜其後不次擢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以  
成慶曆嘉祐之治願稽皇祖納諫御臣之意以興治功  
帝善其言時詔進士習律師錫言陛下方大闡學校  
用經術訓迪士類不應以刑名之學亂之夫道德本  
也刑名末也教之以本人猶趨末况教之以末乎望

追寢其制使得悉意本業用事者謂倡爲說說出知宿遷縣元祐初蘇軾三上章薦其學術淵源行已潔素議論剛正器識靖深德行追蹤於古人文章冠絕於當世乃入爲秘書省校書郎遷工部員外郎加秘閣校理提點開封縣鎮建言銓法選人用舉者遷升而歲有定額今請託者溢數而寒峻有不足之患請爲之限約畿內將官苛慘失士心方大閱群卒譁諫將吏莫知所爲師錫馳至軍推首惡者致諸法按閱如初而劾斥其將縣人歎服樞密院猶以事不先白爲罪罷知解州歷考功員外郎知宣州蘇州徽宗立

召拜殿中侍御史疏言元豐之末中外洶洶矣宣仁聖后再安天下委國而治者司馬光呂公著爾章惇誣其包藏禍心至於追貶天相陛下發潛繼統而惇猶據高位光等贈謚未還墓碑未復願早攄宸略以慰中外之望蔡京爲翰林學士師錫言京與弟下同惡迷國誤朝而京好大喜功銳於改作日夜交結內侍戚里以覲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亂自是而分祖宗基業自是而隳矣京授引死黨至數百人鄧洵武內行汙惡縉紳不齒豈可滓穢史筆向宗回宗良亦陰爲京助是皆國之深患爲陛下憂爲宗廟憂爲賢

人君子憂若出之於外社稷之福也帝曰此於東朝有礙卿爲我處之對曰審爾臣當具白太后遂上封事言自昔母后臨朝危亂天下載在史冊可考而知至於手書還政未有如聖母退抑謙遜真可爲萬世法而蔡京陰通二句妄言宮禁預政以誣聖德不可不察也詔索祕閣圖畫師錫言六經載道諸子言理歷代延籍祖宗圖畫天人之蘊性命之妙治亂安危之機善惡邪正之迹在焉望留意於此以唐山水圖代無逸爲監俄改考功郎中師錫抗章言曰臣在職數月所言皆當今急初若以爲非陛下方開納褒獎

若以爲是則不應遽解言職如蔡京典刑未正願受竄貶於是出知潁廬滑三州坐黨論監衡州酒又削官置彬州卒年六十九師錫始與陳瓘同論京卞時號二陳紹聖中贈直龍圖閣

彭汝礪字器資饒州鄱陽人治平二年舉進士第一歷保信軍推官武安軍掌書記彰州軍事推官王安石見其詩義補國子直講改大理寺丞擢太子中允旣而惡之御史中丞鄧綰將舉爲御史召之不往旣上章復以失舉自列神宗怒逐綰用汝礪爲監察御史裏行首陳十事一正已二任人三守令四理財五

養民六振救七興事八變法九青苗十鹽事指植利害多人所難言者又論呂嘉問市易聚歛非法當罷俞充諂中人王中正至使妻拜之不當檢正中書五房事神宗爲罷充詰其語所從汝礪曰如此非所以廣聰明也卒不奉詔及中正與李憲主西師汝礪言不當以兵付中人因及漢唐禍亂之事神宗不懌語折之汝礪拱立不動伺間復言神宗爲改容在廷者皆歎服宗室以女賣婚民間有司奏罷之汝礪言此雖疏屬皆天家子孫不可使閭閻之賤得以貨取願更著婚法元豐初以縮閣校勘爲江西轉運判官陞

辭復言今不患無將順之臣患無諫諍之臣不患無敢爲之臣患無敢言之臣神宗嘉其忠蓋代還提點京西刑獄元祐二年召爲起居舍人時相問新舊之政對曰政無彼此一於是而已今所更大者取士及差役法行之而士民皆病未見其可踰年迁中書舍人賜金紫詞命雅正有古人風其論詩賦回河事尤力大臣有持平者頗相左右一時進取者病之欲排去其類未有以發會知漢陽軍吳處厚得蔡確安州詩上之傳會解釋以爲怨謗諫官交章請治之又造爲危言以激怒宣仁后欲寘之法汝礪曰此羅織之

漸也數以白執政不能救遂上疏論列不聽方居家待罪得確謫命除目草詞曰我不出誰任其責者即人省封還除目辨論愈功諫官指汝礪爲朋黨宣仁后曰汝礪豈黨確者亦爲朝廷論事爾及確貶新州又湏汝礪草詞遂落職知徐州初汝礪在臺時論呂嘉問事與確異趣徙外十年確爲有力後治嘉問它獄以不阿執政坐奪二官至是又爲確得罪人以此益賢之加集賢殿修撰人權兵刑二部侍郎有獄當貸執政以特旨殺之汝礪持不下執政怒罰其屬汝礪言制書有不便許奏論法也屬又何罪遂白劾請

去章四上詔免屬罰徙汝礪禮部員外郎哲宗躬聽斷修熙寧元豐政事人皆爭獻所聞汝礪獨無建白或問之答曰在前日則無敢言於今則人人能言之矣進權吏部尚書言者謂嘗附會劉摯以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未行章數上又降待制知江州將行哲宗問所欲言對曰陛下今所復者其政不能無是非其人不能無賢否政惟其是則無不善人惟其賢則無不得矣至郡數月而病去其遺表略云土地已有餘願撫以仁財用非不饒願節以禮佞人初若可悅而其患在後忠言初若可惡而其利甚博

嘉靖丁巳年

嘉靖丁巳年

宋史文苑傳卷五十一  
八  
至於恤河北流移察江南水旱凡數百言朝廷方以  
樞密都承旨命之而已卒乃以告賜其家年五十四  
汝礪讀書爲文志於大者言動取舍必合於義與人  
交必盡誠敬兄無子爲立後官之少時師事桐廬倪  
天隱旣死并其母妻葬之且衣食其女同年生宋渙  
死經理其後不啻如子所著易義詩義詩文凡五十  
卷第汝霖汝方

汝霖字巖老第進士以曾布薦爲秘書丞擢殿中侍  
御史由是附布時紹述之論復興都水丞李夷行乞  
復詩賦汝霖劾之韓忠彥議權合祭汝霖言其非體

遷侍御史門下侍郎李清臣與布異布先諷江公望  
使擊之將處以諫議大夫公望弗聽汝霖竟逐清臣  
果得諫議鞫趙諗反獄窮其黨與元祐禍再興吳材  
王能甫排斥不已汝霖言諸人罪狀已經紹聖出削  
案籍具在但可據以行不必俟指名彈擊於是司馬  
光以下復貶布失位汝霖罷知泰州又謫濮州團練  
副使後以顯謨閣待制卒

汝方字宜老以汝礪蔭爲滎陽尉臨城主簿汝礪卒  
棄官歸葬豐稷留守南京辟司錄宣和初通判衢州  
使者䟽其治狀擢知州事方臘起陸之青溪與衢接

境寇至無兵可禦衆望風奔潰汝方獨與其僚段約  
介守孤城三日而陷罵賊以死年六十六徽宗褒歎  
之超贈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謚曰忠毅官其家  
七人

呂陶字元鈞成都人蔣堂守蜀延多士人學親程其  
文嘗得陶論集諸生誦之曰此賈誼之文也陶時年  
十三一坐皆驚由是禮諸賓筵一日同遊僧舍共讀  
寺碑酒闌堂索筆書碑十紙行斷句闕以示陶曰老  
夫不能盡憶子爲我足之陶書以獻不繆一字中進  
士第調銅梁令民龐氏姊妹二人月隱幼弟田第壯

愬官不得直貧至庸奴於人及是又愬陶一問三人  
服罪弟泣拜願以田半作佛事以報陶曉之曰三姊  
皆汝同氣方汝幼時適爲汝主之爾不然方爲他人  
所欺與其捐半供佛曷若遺姊復爲兄弟顧不美乎  
弟又拜聽命知太原壽陽縣府帥唐介辟簽書判官  
暇日促膝晤語告以立朝事君大節曰君廊廟人也  
以介薦應熙寧制科時王安石從政改新法陶對策  
枚數其過大略謂賢良之旨貴犯不貴隱臣愚敢言  
斯義陛下初即位願不惑理財之說不問老成之謀  
不與疆場之事陛下措意立法自謂庶幾堯舜然陛

下之心如此天下之論如彼獨不及而思之乎及奏  
第神宗顧安石取卷讀讀未半神色頗沮神宗覺之  
使馮京竟讀謂其言有理司馬光范鎮見陶皆曰自  
安石用事吾輩言不復效不意君及此平生聞望在  
茲一舉矣安石既怒孔文仲科亦隨罷陶雖入等纔  
通判蜀州張商英爲御史請廢永康軍下旁郡議陶  
以爲不可及知彭州威茂夷入寇陶召大姓潛具守  
備城門啓閉如平時因以永康前議上于朝軍遂不  
廢王中正爲將蜀道畏事之甚謹而其所施悉謬盩  
陶奏召還之李杞蒲宗閔來推茶西州騷動陶言川

蜀產茶視東南十不及一諸路旣皆通商兩川獨蒙  
禁推茶園本是稅地均出賦租自來敷賣以供衣食  
蓋與解鹽晉礬不同今立法太嚴取息太重遂使良  
民枉陷刑辟非陛下仁民愛物之意也宗閔怒劾其  
沮敗新法責監懷安商稅或徃弟之陶曰吾欲假外  
郡之虛名救蜀民百萬之實禍幸而言行所濟多矣  
敢有榮辱進退之念哉起知廣安軍召爲司門郎中  
元祐初擢殿中侍御史首獻邪正之辨曰君子小人  
之分辨則王道可成雜處於朝則政體不純今蔡確  
韓縝張璪章惇在先朝則與小人表裏爲賊民害物

之政使人主德澤不能下流在今日則觀望反覆爲異時子孫之計安燾李清臣又依阿其間以何勢之所在而歸之昔者負先帝今日負陛下願亟加斥逐以清朝廷於是數人相繼罷去時議行差役陶言郡縣風俗異制民之貧富不均當此更法之際若不預設防禁則民間雖無納錢之勞反有偏頗之害莫若以新舊二法裁量俟中會陶謁告歸詔於本道定議陶考究精密民以爲便還朝遂正兩路轉運使李琮蒲宗閔之罪又奏十事皆利害切於蜀者蘇軾策館職爲朱光庭所論軾亦乞補郡爭辨不已陶言臺諫

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議者皆謂軾嘗戲薄程頤光庭乃其門人故爲報怨夫欲加軾罪何所不可必指其策問以爲譏謗恐朋黨之敝自此起矣由是兩置之陶與同列論張舜民事不合傳堯俞王巖叟攻之太皇太后不納遷陶左諫議繼出爲梓州淮西成都路轉運副使入拜右司郎中起居舍人大臣上殿有乞屏左右及史官者陶曰屏左右已不足爲令遷中書舍人奉使契丹歸乞修邊備哲宗喜曰臣僚言邊事惟及陝西不及河北殊不知河北

有警則十倍陝西矣卿言甚善進給事文哲宗始親政陶言太皇保祐九年陛下所深知尊而報之惟恐不盡然臣猶以無可疑而疑不必言而言萬一有姦邪不正之謀上惑淵聽謂某人宜復用某事宜復行此乃治亂安危之機不可不察也俄以集賢院學士知陳州徙河陽潞州例奪職再貶庫部員外郎分司徽宗立復集賢殿修撰知梓州致仕卒年七十七張庭堅字才叔廣安軍人進士高第調成都觀察推官爲太學春秋博士紹聖經廢通判漢州入爲樞密院編修文字坐折簡別鄒浩免徽宗召對除著作郎

郎擢右正言帝方銳意圖治進延忠鯁庭堅與鄒浩龔夬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皆在諫列一時翕然稱得人庭堅在職逾月數上封事其大要言世之論孝必曰紹復神考然後謂孝夫前後異宜法以隨變而欲纖悉必復然則將敝於一偏久必有不便於民而招怨者如此而謂之孝可乎司馬光因時變革以便百姓人心所歸不爲無補於國家陳瓘執義論諍將以去小人士論所推不爲無益於官禁乞盡復光贈典以悅人心名還瓘言職以慰士論又士大夫多以繼志述事勸陛下者臣恐必有營私之人欲主其言

以自售謂復紹先烈非其徒不可將假名繼述而實自肆焉今遠略之耗於內者棄不以爲守則兵可息特旨之重於法者刪不以爲例則刑可省近以青唐反叛棄鄯守湟旣以鄯爲可棄則區區之湟亦安足守臣謂并棄湟州便庭堅言論深切退輒焚豪是時議者往往指元祐舊臣在廷者太多庭堅爲帝言司馬光呂公著之賢且曰陛下踐阼以來合人心事甚衆惟夫邪正殊未差別如光公著甄敘但用赦恩初未嘗別其無罪也又薦蘇軾蘇轍可用頗忤旨曾布因稱其所論不當帝命徙爲郎俄出爲京東轉運

判官任伯雨言庭堅立身有本末不應罷言職庭堅亦辭新命改知汝州又送吏部伯雨復爭之乞以庭堅章付外考其所言毋使言者爲三省所脅李清臣從而擠之改通判陳州初蔡京守蜀庭堅在幕府與相好及京還朝欲引以爲已用先令鄉人諭意庭堅不肯往京大恨後遂列諸黨籍又坐嘗談瑾華非辜事編管虢州再徙鼎州象州久之復故官卒年五十七紹興初詔贈直徽猷閣

龔夬字彥和瀛州人清介自守有重名進士第三簽書河陽判官從曾布於瀛紹聖初擢監察御史以親

老求通判相州知洺州徽宗立召拜殿中侍御史始上殿卽抗疏請辨忠邪曰好惡未明則人迷所向忠邪未判則衆必疑今聖政日新遠近忻悅進退人材皆出睿斷此甚盛之舉也然姦黨旣破必將早夜熟計廣爲身謀或遽革面以求自文或申邪說以拒正論或詭稱禍福以動朝廷或託言祖宗以脅人主巧事貴戚陰結左右變亂是非姦計百出幸其旣敗復用已去復留君子直道而行則必墮其術中然則天下治忽未可知也故宜洞察忠邪行之以決若小不忍則害大政臣願陛下明好惡以示之使遠近知進

賢退姦之意太平之治不難致也又言朝廷累下赦令洗滌元祐愆負被坐之人至於官職資蔭多未給還願申詔有司亟爲施行以伸先帝寬仁之意時章惇蔡卞用事夫首論其惡大略以爲昔日丁謂當國號爲恣睢然不過陷一寇準而已及至於惇而故老元輔侍從臺省之臣凡天下之所謂賢者一日之間布滿嶺海自有宋以來未之聞也當是時惇之威勢震於海內此陛下所親見蓋其立進不根之語文致悖逆之罪是以人人危懼莫能自保俾其朽骨銜冤於地下子孫禁錮於炎荒忠臣義士憤悶而不敢言

海內之人得以歸怨先帝其罪如此尚何俟而不正典刑哉卞事上不忠懷姦深阻凡惇所爲皆卞發之爲力居多望采之至公昭示譴黜又論蔡京治文及甫獄本以償報私仇始則上誣宣仁終則歸咎先帝必將族滅無辜以逞其欲臣料當時必有案牘章疏可以見其鍛煉附會如方天若之凶邪而京收賓門下賴其傾險以爲腹心立起犴獄多斥善士天下寃之皆京與天若爲之也願考証其實以正姦臣之罪於是三人者皆去又上疏乞正元祐后卽位號及元符后不當並立書報門已而元祐后冊再廢言者論

夬首尾建言詔削籍編管房州繼徙象又徙化徒步適貶所持扇乞錢以自給逢赦令得歸政和元年卒年五十五紹興元年贈直龍圖閣六年再贈右諫議大夫官其後二人弟大壯少有重名清介自立從兄官河陽曾布欲見之不可得乃往謁夬邀之出從容竟日題詩壁間有得見兩龔之語夬爲御史大壯勸使早去夬以爲畏友不幸早卒

孫諤字元忠睢陽人父文用以信厚稱鄉里死謚慈靜居士諤少挺特不群爲張方平所器登進士第調哲信主簿選爲國子直講陷虞蕃獄免元祐初起爲

太常博士遷丞哲宗卜后太史惑陰陽拘忌之說諤  
上疏太皇太后言家人委巷之語不足以定大計願  
斷自聖慮出爲利梓路轉運判官召拜禮部員外郎  
左正言紹聖治元祐黨諤言漢唐朋黨之禍其監不  
遠蹇序辰編類章疏諤又言朝廷當示信以靜安天  
下請如前詔書一切勿問常侍對論星文變咎願修  
省消復罷幸西池及寢內降除授帝每患臺諫乏人  
諤曰士豈乏於世顧陛下不知爾立疏可用者二十  
二人章惇惡其拂己出知廣德軍徙唐州提點湖南  
刑獄徽宗立復爲右司諫首論大臣邪正政事可廢  
置因革者帝稱其鯁直議者欲以群臣封事付外詳  
定諤言君不密則失臣是將速忠臣之禍矣不宜宣  
泄乃止遷左司諫俄以疾卒諤與彭汝礪以氣節相  
尚汝礪亡諤語所知曰吾居言責不愧器資於地下  
矣及再入諫省不能旬月時論惜之

陳軒字元輿建州建陽人進士第二授平江軍節度  
推官元祐中爲禮部郎中徐王翊善再遷中書舍人  
上疏言祖宗舊制諸道帥守使者辭見之日並召對  
便殿非特可以周知利害亦可觀閱人才今視朝數  
刻而退惟執政大臣得在帝所或經旬閱月臺諫官

乃得覲餘皆無因而前殆非所謂廣覽兼聽之道願  
詔有司使如故事又言所在巡檢招惰游惡少以隸  
土軍習暴橫爲田野患請使以廂卒代皆從之高麗  
入貢軒館客其使求市歷代史策府元龜抄鄭衛曲  
譜皆爲上聞禮部尚書蘇軾劾其失體以龍圖閣待  
制知廬州徙杭州江寧潁昌府徽宗立爲兵部侍郎  
兼侍讀論監司守臣數易之弊如江淮發運使十五  
年間至更三十二人願稍久其任又言比更定役法  
欲以寬民力而有司生事急切苟營贏羨散青苗以  
抑兼弁拯難困不當以散多予賞入侍經闈每勸帝

以治貴清淨願法文景之恭儉帝頗聽行之加龍圖  
閣直學士知成都府不行改杭州福州卒年八十四  
江公望字民表睦州人舉進士建中靖國元年由太  
常博士拜左司諫時御史中丞趙挺之與戶部尚書  
王古用赦恩理逋欠古多所蠲釋挺之劾古傾天下  
之財以爲私惠公望以爲天子登極大赦將與天下  
更始故一切與民豈容古行私惠於其間乃上疏曰  
人君所以知時政之利病人臣之忠邪無若諫官御  
史之爲可信若挾情肆誣快私忿以罔上聽不可不  
察也臣聞挺之與古論事每不相合屢見於辭氣懷

不平之心有待而發俚語有之私事官讎此小人之  
所不爲而挺之安爲之豈忠臣乎又上疏曰自哲宗  
有紹述之意輔政非其人以媚於已爲同忠於君爲  
異一語不合時學必目爲流俗一談不侔時事必指  
爲橫議借威柄以快私隙必以亂君臣父子之名分  
感動人主使天下騷然秦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  
人才皆出於熙寧元豐培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  
存者無幾矣神考與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鉤斬祛  
之際也先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爲名必  
有元豐紹聖爲之對有對則爭政爭典則黨復立矣

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蓋嘗端好惡以示人  
木中和而立政皇天后稟實聞斯言今若欲渝之柰  
皇天后土何內苑稍畜珍禽奇獸公望力言非初政  
所宜它日入對帝曰已經遣之矣唯一白鷓鷓畜之義  
終不肯去先是帝以柱杖逐鷓鷯不去乃刻公望姓  
名於杖頭以識其諫蔡王似府史以語言疑似成獄  
公望極言論救出知淮陽軍未幾召爲左司員外郎  
以直龍圖閣知壽州蔡京爲政編管南安軍遇赦還  
家卒建炎末與陳瓘同贈右諫議大夫  
陳祐字純益仙井人第進士元符末以吏部員外郎

拜右正言上疏徽宗曰有旨令臣與任伯雨論韓忠  
彥援引元祐臣僚事按賈易峯象求豐稷張來黃庭  
堅龔原晁補之劉唐老李昭玘人才均可用特迹近  
嫌疑而已今若分別黨類天下之人必且妄意陛下  
逐去元祐之臣復興紹聖政事今紹聖人才比肩於  
朝一切不問元祐之人數十輒攻擊不已是朝廷之  
上公然立黨也遷右司諫言林希紹聖初掌書命草  
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制皆務求合章惇之意陛  
下頃用臣言褫其職自大名移揚州而希謝表具言  
皆出於先朝大抵姦人誣毀善類事成則據已所憤

事敗則歸過於君至如過失未形而訓辭先具安得  
爲責人之實歷辨詆誣而上侵聖烈安得爲臣子之  
誼不二年致位樞近而希尚敢忿躁不平謝章慢  
上不敬此而可忍孰可不忍希再降知舒州又論章  
惇蔡京蔡卞郝隨鄧洵武忤旨通判滁州卞乞貶伯  
雨等祐在數中編管澧州徙歸州復承議郎卒

常安民字希古邛州人年十四入大學有俊名熙寧  
以經取士學者翕然宗王氏安民獨不爲變春試考  
第一主司啓封見其年少欲下之判監常秩不可曰  
糊名較藝豈容輒易具以白王安石安石稱其文命

學者視以爲準由是名益盛安石欲見之不肯往登  
六年進士舉神宗愛其策將使魁多士執政謂其不  
熟經學列之第十授應天府軍巡判官選成都府教  
授與安惇爲同僚惇深刻姦詐嘗借謁府帥輒毀素  
所厚善者安民退謂惇曰若人不厚於君乎何詆之  
深也惇曰吾心實惡之姑以爲面交爾安民曰君所  
謂匿然而友其人乃李林甫也惇笑曰且道還君富  
貴輸我安民應之曰處厚貴天下事可知我當歸山  
林豈復與君校是非邪第恐累陰德爾後惇貴遂陷  
安民而惇子坐法誅死如安民言秩滿寓京師妻孫

氏與蔡確之妻兄弟也確時爲相安民惡其人絕不  
相聞確夫人使招其妻亦不往調知長洲縣以主信  
爲治人不忍欺縣故多盜安民籍嘗有犯者書其衣  
揭其門約能得它盜乃除盜爲之息追料不下吏使  
民自輸先它邑以辦轉運使許懋孫昌齡入境邑民  
頌其政皆稱爲古良吏元祐初李常孫覺范百祿蘇  
軾鮮于侁連章論薦擢大理鴻臚丞是時元豐用事  
之臣雖去朝廷然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搖時政  
安民竊憂之貽書呂公著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  
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

則衆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  
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  
之勢可爲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  
才使皆萃于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  
臥也故去小人不爲難而勝小人爲難陳蕃竇武協  
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  
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謂慶流萬  
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於竄移淪沒凡此者皆前世  
已然之禍也今用賢如倚孤棟拔士如轉巨石雖有  
竒特瓌卓之才不得一行其志甚可歎也猛虎負嵎

莫之敢撓而卒爲人所勝者人衆而虎寡也故以十  
人而制一虎則人勝以一人而制十虎則虎勝柰何  
以數十人而制千虎乎今怨忿已積一發其害必大  
可不謂大憂乎及章惇作相其言遂驗歷太常博士  
轉爲丞與少卿朱光庭論不合出爲江西轉運判官  
不行改宗正丞蘇轍薦爲御史宰相不樂除開封府  
推官紹聖初召對爲哲宗言今日之患莫大於士不  
知恥願陛下獎進廉潔有守之上以厲風俗元祐進  
言者以熙豐爲非今之進言者反是皆爲偏論願公  
聽並觀擇其中而歸於當拜監察御史論章惇顛國

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反復曲折言之不置惇遣所親信語之曰君本以文學聞於時柰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爲怨少安靜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曰爾乃爲時相游說邪惇益怒中官裴彥臣建慈雲院戶部尚書蔡京深結之彊毀人居室訴于朝詔御史劾治安民言事有情重而法輕者中官豪橫與侍從官相交結同爲欺罔此之姦狀恐非法之所能盡願重爲降責以肅百官獄具惇主之甚力止罰金安民因論京姦足以惑衆辨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內結中官外連

朝士一不附已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去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姦始萌芽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又言今大臣爲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諛佞無耻近乞毀司馬光及公著神道碑周秩爲博士親定光謚爲文正近乃乞斲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於公論乎章疏前後至數十百上度終不能回遂丐外帝慰勉而已大饗明堂劉賢妃從侍齋宮安民以爲萬

宋史及傳卷一百五十一  
衆觀瞻虧損聖德語頗切直帝微怒曾布始以安民  
數憾章惇意其附已屢稱之於朝其後併論曾布亦  
恨於是與惇比而排之乃取其所貽呂公著書白于  
帝它日帝謂安民曰卿所上宰相書比朕爲漢靈帝  
何也安民曰姦臣指擿臣言推其世以文致臣爾雖  
辨之何益董敦逸再爲御史欲劾蘇軾兄弟安民謂  
二蘇負天下文章重望恐不當爾至是敦逸奏之詔  
與知軍惇徑擬監滁州酒稅至滁日親細務郡守曾  
肇約爲山林之游曰謫官例不治事安民謝曰食焉  
而怠其事不可滿三歲通判温州徽宗立朝論欲起

爲諫官曾布沮之以提點永興軍路刑獄蔡京用事  
入黨籍流落二十年政和末卒年七十建炎四年贈  
右諫議大夫子同爲御史中丞自有傳

論曰次升從容一言止呂升卿之使嶺南大有功於  
元祐諸臣師錫謂蔡京若用天下治亂自是而分惜  
其言不行於當時而徒有驗於其後汝礪辨抹蔡確  
以直報怨陶言權茶爲西南害毅然觸蒲李之鋒庭  
堅論紹復未足以盡孝道諤言世非乏士患上不知  
乃薦可用者二十有二人號稱鯁直裨益尤多軒力  
陳青苗貽害願以清淨爲治祐擊林希且論惇京下

輩斥死弗悔公望謂神宗於元祐諸臣非有射鈞斬  
祛之際而終不能移姦邪先入之言夫擊逐章惇蔡  
京蔡卞于外亦足少泄四海臣民之憤然京卞既什  
即起已去復來至於阽危不悟也庸暗之主可與言  
哉安民人虎多少之喻惴惴焉懼不足以勝小人不  
幸而群姦相繼用事在廷忠直之臣動因事而斥去  
之馴致靖康之禍其所由來遠矣小人之得政可畏  
夫

列傳卷第一百五

列傳卷第一百六

宋史三百六十七

開禧高言上柱國錄軍國軍事前中書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

整

孫磬

吳時

李昭玘

吳師禮

王漢之

弟漢之

黃廉

朱服

張舜民

盛陶

章衡

顏復

孫升

韓川

龔鼎臣

鄭穆

席旦

喬執中

孫磬字叔靜錢塘人父直言徙揚之江都磬年十五  
遊太學蘇洵滕甫稱之用父任調武平尉捕獲名盜

數十謝賞不受再調越州司法參軍守趙朴薦其材知偃師縣蒲中優人詭僧服隱民間以不語惑衆相傳有異法奔湊其門磬收按姦狀立伏辜韓績鎮長安辟入府績去後來者仍挽之使留居五年簽書西川判官或薦於朝召對擢提舉廣東常平徽宗初徙兩浙由福建轉運判官召爲屯田員外磬微時與蔡京善常曰蔡子貴人也然才不勝德恐貽天下憂至是京還朝遇諸塗旣見京逆謂曰我若用於天子願助我磬曰公誠能謹守祖宗之法以正論輔人主示節儉以先百吏而絕口不言兵天下幸甚磬何爲者

京默然旣相出提點江東刑獄未幾入爲少府少監戶部郎中縣官用度無藝磬與尚書曾孝廣侍郎許幾謀曰日增一日歲增一歲天下之財豈能給哉共疏論之當國者不樂孝廣幾由是罷徙磬開封遷太僕卿殿中少監四輔建以顯謨閣待制知曹州論經始規畫之勞轉太中大夫徙鄆州邑人子爲草祭之謠指切蔡京磬以聞京怒使言者誣以它謗提舉鴻慶宮起知單州遂致仕靖康二年卒年八十六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曰通靖磬篤於行義在廣東時蘇軾謫居惠州極意與周旋二子娶晁補之黃庭堅女黨

事起家人危懼罄一無所顧時人稱之

吳時字伸道邛州人初舉進士得學究出身再試中甲科知華州鄭縣轉運使檄州餉米五萬輸長安鄭獨當三萬時貽書使者曰會三萬斛之費以車則千五百乘以卒則五萬夫縣民可役者纔二百五十八戶耳古者用帥則贏糧以養兵無事則移兵以就食誠能移兵於華則前費可免華雍相去百六十里一旦欲用朝發而夕至矣使者從其言陸師閔幹秦蜀茶馬辟爲屬章棗欲以御史薦力辭之徽宗求言遠臣上章封識多不能如式有司悉卻之時建言乃得達

爲睦親宅教授提舉永興軍路學事華州諸生有觸忌諱者教授欲上之曰是間言語皆臣子所不忍聞時卽火其書曰臣子不忍聞而令君父聞乎召爲工部員外郎改禮部兼辟雍司業大觀興筭學議以黃帝爲先師時言今祠祀聖祖祝板書臣名亦釋奠孔子但例中祀數學六藝之一耳當以何禮事之乃止遷太僕少卿張商英罷相言者指時爲黨出知耀州又降通判鼎州未赴提舉河東常平歲饑發公粟以振民童貫經略北方每訪以邊事輒不荅還爲大晟興樂擢中書舍人給事中內侍何訢謫監衡州酒猶

領節度使時奏奪之又因進對及取燕事曰祖宗盟血未乾渝之必速亂蔡攸聞之以告王黼黼怒斥爲腐儒時求去以徽猷閣待制兼侍讀俄提舉上清太平宮西歸遇其里人趙雍爲言取燕必召禍吾老得不遭其變幸矣累歲而卒年七十八時敏於爲文未嘗屬藁落筆已就兩學日之曰立地書厨

李昭玘字成季濟南人少與晁補之齊名爲蘇軾所知擢進士第徐州教授守孫覺深禮之每從容講學及古人行已處世之要相得驩甚用李清臣薦爲祕書省正字校書郎加祕閣校理通判潞州潞民死多

不葬昭玘斥官地畫兆窆具棺衾作文風曉之俗爲一變入爲祕書丞開封推官俄提點永興京西京東路刑獄坐元符黨奪官徽宗立召爲右司員外郎遷太常少卿韓忠彥欲用爲起居舍人曾布持之布使山陵命始下爲陳次升所論出知滄州崇寧初詔以昭玘嘗傾搖先烈每改元豐敕條倡從寬之邪說罷主管鴻慶宮遂入黨籍中居閑十五年自號樂靜先生寓意法書圖畫貯於十囊命曰燕游十友爲之序以爲與今之人友或趨附而陷於禍吾寧與十者友久益有味也初昭玘校試高密得侯蒙蒙執政思顧

舊恩使人致已意昭玘唯求秘閣法帖而已使陝西  
時延安小將車吉者被誣爲盜昭玘察知無它吉後  
立戰功至皇城使遇昭玘京師拜于前口感公生存  
之恩願以名馬爲獻笑却之晚知歙州辭不行靖康  
初復以起居舍人召而已卒紹興初追復直徽猷閣  
吳師禮字安仲杭州錢塘人太學上舍賜第調涇縣  
主簿知天長縣召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預餞鄒浩  
免徽宗初爲開封府推官蔡王似宮吏有不順語下  
之府師禮主治獄成不使一詞及王吏雖有死者亦  
不被以指斥罪擢右司諫改右司員外郎師禮工翰

墨帝嘗訪以字學對曰陛下御極之初當志其大者  
臣不敢以末伎對聞者獎其得體以直秘閣知宿州  
卒師禮游太學時兄師仁爲正字春秋學它學官有  
惡之者條其疑問諸生師禮悉以兄說對學官怒鳴  
鼓坐堂上衆質之師禮引據三傳意氣自如江公望  
時在旁心竊喜後相遇於泌陽公望謂曰子異日得  
志當如何曰但爲人作豐年耳遂定交師仁字坦求  
篤學厲志不事科舉喪親廬墓下日倩旁寺僧造飯  
一鉢以充饑不復置庖爨及蓄僮僕郡守陳襄鄧潤  
甫蒲宗孟皆以遺逸薦于朝元祐初召爲太學正遷

博士十年無它除後爲潁川吳王宮教授卒

王漢之字彥昭衢州常山人父介舉制科以直聞至  
秘閣校理漢之進士甲科調秀州司戶參軍知金華  
澠池二縣爲鴻臚丞知真州時詔諸道經畫財用上  
諸朝漢之言所在無都籍是以不能周知而校其登  
耗以待用願令郡縣先置籍總之諸道則天下如指  
諸掌矣從之入爲開封府推官歷工吏禮三部員外  
郎太常少卿蔡京置講議司漢之其客也引爲參詳  
官擢禮部侍郎轉戶部以顯謨閣待制知瀛州言自  
何承矩規塘灤之地屯田東達于海其後又修保塞

五州爲隄道備種所宜木至三百萬本此中國萬世  
之利也今寢失其道願講行之雄州歸信容城災兩  
輸戶請蠲稅吏不聽漢之言雄州規小利失大體萬  
一契丹蠲之爲朝廷羞徙江寧河南府不至而爲蘇  
潭洪三州召拜兵部侍郎復以顯謨閣直學士知成  
都又不至連徙五州入爲工部侍郎奉使契丹還言  
其主不恤民政而倍克荒淫亡可跋而待也徽宗悅  
以知定州久之徙江寧方臘之亂錄奏報禦捕功加  
龍圖閣直學士又進延康殿學士卒年七十第渙之  
渙之字彥舟未冠擢上第有司疑年未及銓格特補

武勝軍節度推官方新置學官以爲杭州教授知潁  
上縣元祐中爲太學博士校對黃本秘書通判衛州  
入編修兩朝魯衛信錄徽宗立以日食求言渙之用  
大臣及薦召對因言求言非難聽之難聽之非難察  
而用之難今國家每下求言之詔而下之報上乃或  
不然以指陳闕失爲訕上以阿諛佞諂爲尊君以論  
議趨時爲國是以可否相濟爲邪說志士仁人知言  
之無益也不復有言而小人肆爲詭譎可駭之論苟容  
偷合願陛下虚心公聽言無逆遜唯是之從事無今  
昔唯當爲貴人無同異唯正是用則人心說治道成

天意得矣帝欣然延納欲任以諫官御史辭曰臣由  
大臣薦不可以居是官乃拜吏部員外郎遷左司員  
外郎起居舍人擢中書舍人趨省之日詞頭三十三  
下筆卽就崇寧初進給事中吏部侍郎以寶文閣待  
制知廣州言者論渙之當元祐之末與陳瓘龔夬張  
庭堅游旣棄於紹聖而今復之有害初政解職知舒  
州入黨籍尋知福州未至復徙廣州蕃客殺奴市舶  
使据舊比止送其長杖答渙之不可論如法召詣闕  
言者復拾故語以沮之罷爲洪州改滁州歷潭杭楊  
三川張商英相爲給事中吏部侍郎商英去亦出守

越八年知中山府加寶文閣直學士朝廷議北伐渙之以疾提舉明道宮又四年卒年四十五渙之性淡泊恬於仕進每云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宦常以不遇處之則無事矣其歸趣如此黃廉字夷仲洪州分寧人第進士歷州縣熙寧初或薦之王安石安石與之言問免役事廉据舊法以對甚悉安石曰是必能辦新法白神宗召訪時務對曰陛下意在便民法非不良也而吏非其人朝廷立法之意則一而四方推奉紛然不同所以法行而民病陛下不盡察也河朔被水河南齊晉旱淮浙飛蝗江

南疫癘陛下不盡知也帝卽命度體量振濟東道除司農丞還報合旨擢利州路轉運判官復丞司農爲監察御史裏行建言成天下之務莫急於人才願令兩制近臣及轉運使各得舉士詔各薦一人繼言寒遠下僚旣得名聞於上願令中書審其能而表用則急才之詔不虛行於天下矣又言比年水旱民蒙支貸倚閣之恩今幸歲豐有司悉當舉催久飢初稔累給併償是使民過豐年而思歉歲也請令諸道以漸督取之論俞充結王中正致宰屬并言中正任使太重帝曰人才蓋無類顧駕御之何如耳對田雖然臣

慮漸不可長也河決曹村壞田三十萬頃民廬舍三十八萬家受詔安撫京東發廩振飢遠不能至者分遣吏移給擇高地作舍以居民流民過所毋征筭轉行者賦糧質私牛而與之錢養男女棄于道者丁壯則役其力凡所活二十五萬相州獄起鄧伯溫上官均論其寃得譴去詔廉詰之竟不能正未幾獄成始悔之加集賢校理提點河東刑獄遼人求代北地廉言分水畫境失中國險固啟豺狼心其後契丹果包取兩下耕地下臨鴈門父老以爲恨王中正發西兵用一而調二轉運使又附益之廉曰民朘剝至骨斟酌不

興足矣忍自竭根本邪即奏云師必無功盍有以善其後旣大軍潰歸中正嫁罪於轉餉廉詣上黨對理坐貶秩元祐元年召爲戶部郎中陸思閔茶法爲川陝害遣廉使蜀按察至則奏罷其秦甚者且言前所爲誠病民若悉以予之則邊計不集蜀貨不通園疇將受其敝請權熙秦茶勿改而許東路通商禁南茶毋入陝西以利蜀貨定博馬歲額爲萬八千匹朝廷可其議使以直祕閣提舉明年還爲左司郎中遷起居郎集賢殿修撰樞密都承旨上官均論其往附蔡確爲獄改陝西都轉運使拜給事中卒年五十九

朱服字行中湖州烏程人熙寧進士甲科以淮南節度推官充修撰經義局檢討歷國子直講祕閣校理元豐中擢監察御史裏行參知政事章惇遣所善素默周之道見服道薦引意以市恩服舉劾之惇補郡免默之道官受詔治朱明之獄故事制獄許上殿非本章所云者皆取旨服論其非是罷之俄知諫院遷國子司業起居舍人以直龍圖閣知潤州徙泉婺寧廬壽五州廬人飢守便宜振護全活十餘萬口明年大疫又課醫持善藥分拯之賴以安者甚衆當元祐時未嘗一日在朝廷不能無少望值紹聖初政因表

賀乃力詆變亂法度之故召爲中書舍人使遼未及而母死詔以其家貧賜帛三百喪除拜禮部侍郎湖州守馬城言其居喪疏几筵而獨處它室謫知萊州徽宗即位加集賢殿修撰再爲廬州越兩月徙廣州哲宗既祥服賦詩有孤臣正泣龍髯草之語爲部使者所上黜知袁州又坐與蘇軾游貶海州團練副使蘄州安置改興國軍卒

張舜民字芸叟邠州人中進士第爲襄樂令王安石倡新法舜民上書言裕民所以窮民強內所以弱內辟國所以蹙國以堂堂之天下而與小民爭利可耻

也時人壯之元豐中朝廷討西夏陳留縣五路出兵  
環慶帥高遵裕辟掌機宜文字王師無功舜民在靈  
武詩有白骨似沙沙似雪及官軍斫受降城柳爲薪  
之句坐謫監邕州鹽米倉又追赴鄜延詔獄改監郴  
州酒稅會赦北還司馬光薦其才氣秀異剛直敢言  
以館閣校勘爲監察御史上疏論西夏疆臣爭權不  
宜加以爵命當與帥問罪因及文彥博左遷監登聞  
鼓院臺諫交章乞還職不聽通判緜州提點秦鳳刑  
獄召拜殿中侍御史固辭改金部員外郎進祕書少  
監使遼加直祕閣陝西轉運使知陝潭青三州元符

中罷職付東銓以爲坊州鳳翔皆不赴徽宗立擢左  
諫議大夫居職才七日所上事已六十章陳陝西之  
弊曰以庸將而御老師役饑民而爭曠土極論河朔  
之困言多剴峭徙吏部侍郎旋以龍圖閣待制知定  
州改同州坐元祐黨謫楚州團練副使商州安置復  
集賢殿脩撰卒舜民慷慨喜論事善爲文自號浮休  
居士其使遼也見其太孫禧好音樂美妹名茶古畫  
以爲他日必有如唐張義潮挈十三州來歸者不四十  
年當見之後如其言紹興中追贈寶文閣直學士  
盛陶字仲叔鄭州人第進士熙寧中爲監察御史神

宗問河北事對曰朝廷以便民省役議廢郡縣誠便然沿邊地相屬如此平至海不過五百里其間列城十五祖宗之意固有所在願仍舊貫慶州李復圭輕敵敗國程昉開河無功籍水政以擾州縣皆疏其過二人實王安石所主陶不少屈出簽書隨州判官久之入爲太常博士考功員外郎工部右司郎中至侍御史陳官冗之敝謂恩澤舉人宜取嘉祐治平之制選人改官宜準熙寧元豐之法諫官劉安世等攻蔡確爲謗詩陶曰確以弟碩有罪但坐罷職不應懷恨注釋詩語近於裙襦不可以長告訐之風安世疏言陶

居風憲地日覩無禮於君親之人而附會觀望紀綱何賴出知汝州徙晉州召爲太常少卿議合祭天地請從先帝北郊之旨旣而合祭陶卽奉行亦不復辦執也進權禮部侍郎中書舍人以龍圖閣待制知應天府順昌府瀛州元符中例奪職卒年六十七

論曰王民章蔡之當國也士大夫知拂之必斥附之必進也而孫馨正言蔡京不肯爲之助吳時却童貫忤王黼乃幸於罷歸昭玘辭侯蒙之延致朱服發章惇之薦引舜民詆新法而盛陶不屈於安石其大節皆可取獨漢之爲京客黃廉附蔡確獄有媿馨等多

矣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故君子貴乎知幾

章衡字子平浦城人嘉祐二年進士第一通判湖州直集賢院改鹽鐵判官同修起居注物有掛空籍者奏請蠲之又言三司經費取領而無多寡率不預知急則斂於民倉卒趣迫故苦其難供願敕三部判官簿正其數卽有所賦先期下之使公私皆濟三司使忌其能出知汝州潁州熙寧初還判太常寺建言自唐開元纂禮書以國恤章爲豫凶事刪而去之故不幸遇事則裙襜墜殘茫無所据今宜爲厚陵集禮以貽萬世從之出知鄭州奏罷原武監弛牧地四千

二百頃以予民復判二常知審官西院使遼燕射連發破的遼以爲文武兼備待之異於他使歸復命言遼境無備因此時可復山後八州不聽衡患學者不知古今纂歷代帝系名曰編年通載神宗覽而善之謂可冠冕諸史且念其嘗先多士進用獨後面賜三品服判吏部流內銓嘗有負闕旣擬注而三班院輒用之反訟吏部宰相主其說衡連奏疏與之辨或曰宰相之勢恐不可深校衡不爲止至訢於御前神宗命內侍偕至中書宰相見之怒衡曰衡爲朝廷法耳以狀上請而視之相悟曰若爾吏部是矣乃罪三班

未幾知通進銀臺司直舍人院拜寶文閣待制知澶  
州神宗曰卿爲仁宗朝魁甲寶文藏御集之處未始  
除人今以之處卿衡拜謝至部會官立法禁民販鹽  
衡言民恃鹽以生生之所在雖犯法不顧空令犴獄  
日繁請如故便徙知成德軍坐事免元祐中歷秀襄  
河陽曹蘇州加集賢院學士復以待制知楊廬宣穎  
州卒年七十五

顏復字長道魯人顏子四十八世孫也父太初以名  
儒爲國子監直講出爲臨晉簿嘉祐中詔郡國敦訪  
遺逸京東以復言凡試於中書者二十有二人考官歐陽

脩奏復第一賜進士爲校書郎知永寧縣熙寧中爲  
國子直講王安石更學法取士率以已意使常秩等  
校諸直講所出題及所考卷定其優劣復等五人皆  
罷元祐初召爲太常博士建言士民禮制不立下無矜  
式請令禮官會萃古今典範爲五禮書又請攷正祀  
典凡十讖緯曲學汚條陋制道流醮謝術家厭勝之  
法一切芟去俾大小羣祀盡合聖人之經爲後世法  
遷禮部員外郎孔宗翰請尊奉孔子祠復因上五議  
欲專其祠饗優其田祿蠲其廟幹司其法則訓其子  
孫朝廷多從之兼崇正殿說書進起居舍人兼侍講

輔起居郎請擇經行之儒補諸縣教官凡學者攷其志業不由教官薦不得與貢舉升太學拜中書舍人兼國子監祭酒言太學諸生有誘進之法獨教官未嘗旌別似非嚴師勸士之道未踰年以疾改天章閣待制未拜而卒年五十七王巖叟等言復學行超特宜加優賻詔賜錢五十萬子岐建炎中爲門下侍郎孫升字君孚高郵人第進士簽書泰州判官哲宗立爲監察御史朝廷更法度逐姦邪升多所建明嘗上疏曰自二聖臨御登用正人天下所謂忠信端良之士豪傑俊偉之材俱收並用近世得賢之盛未有如

今日者君子日進而小人日退正道日長而邪慝日消在廷濟濟有成周之風此首開言路之効也願於耳目之臣論議之際置黨附之疑杜小人之隙疑間一開則言者不安其職矣言者不安其職則循默之風熾而壅蔽之患生非朝廷之福也遷殿中侍御史梁燾貴張問升從而擊之執政指爲附燾出知濟州踰年提點京西刑獄召爲金部員外郎復拜殿中侍御史進侍御史時翰林承旨鄧温伯爲臺臣所攻升與賈易論之尤力謂草蔡確制稱其定策功比漢周勃欺天負國豈宜親承密命不報由起居郎權中書舍人

直學士院以天章閣待制知應天府董敦逸黃廷基  
撫升過改集賢院學士紹聖初翟思張商英又劾之  
削職知房州歸州貶水部員外郎分司又貶果州團  
練副使汀州安置卒年六十二并在元祐初嘗言王  
安石擅名世之學爲一代文宗及進居大位出其私  
智以蓋天下之聰明遂爲大害今蘇軾文章學問中  
外所服然德業器識有所不足爲翰林學士已極其  
任矣若使輔佐經綸願以安石爲戒世譏其失言  
韓川字元伯陝人進士上第歷蘭封府推官元祐初  
用劉摯薦爲監察御史極論市易之害以爲雖曰平

均物直而其實不免貨交以取利就使有獲尚不可  
爲况所獲不如所亡果何事也願量留官吏與之期  
使趣罷此法從之遷殿中侍御史疏言朝廷於人才  
常欲推至公以博采及其弊也則幾於利權勢而抑  
孤寒常欲收勤績以赴用要其終也則莫不收虛名  
而廢實效近制太中大夫以上歲舉守臣遇大州闕  
則選諸所表他雖考課上等皆莫得預推原旨意固  
欲得人然所謂太中大夫以上率在京師唯馳騫請  
求者得之爲多至於淹歷郡縣治狀應法者顧出其  
下則是瘞身脩潔之人不若營求一章之速化也於

是詔吏部更立法張舜民論西夏事乞停封冊朝廷  
以爲開邊隙罷其御史梁燾燾等舜民爭之川與呂陶  
上官均謂舜民之言實不可行燾等去川亦改太常  
少卿不拜加集賢校理知穎州還爲侍御史樞密都  
承旨進中書舍人吏禮二部侍郎以龍圖閣待制復  
守穎徙蒲州與絲升同受責由坊州郢州貶屯司員  
外郎分司岷州團練副使道州安置徽宗立得故官  
知青襄二州卒

龔鼎臣字輔之鄆之須城人父誘衷武陵令鼎臣幼  
孤自立景祐元年第進士爲平陰主簿疏泄瀝水得

良田數百千頃調孟州司法叅軍以薦爲泰寧軍節  
度掌書記徂徠石介死讒者謂介北走遼詔兗州劾  
狀郡守杜衍會問掾屬莫對鼎臣獨曰介寧有是願以  
闔門證其死衍探懷出奏藁示之曰吾既保介矣君  
年少見義如是未可量也舉爲秘書省著作佐郎知  
萊蕪縣大臣薦試館職坐與石介善不召徙知濠  
陽縣轉祕書丞丁母憂服除知安丘縣以賢良方  
正名試祕閣轉太常博士賜五品服知渠州渠故  
僻陋無學者鼎臣請于朝廷廟學選邑子爲生日講  
說立課肄法人大勸始有登科者郡人繪像事之召

入編校史館書籍轉都官擢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歲  
冬旱將錫春宴鼎臣曰旱螽太甚非君臣同樂之時  
請罷宴以荅天戒日當食陰雲不見鼎臣曰陽精既  
虧四方必見爲異益大願精思力行進賢遠佞以應  
皇極又論內侍都知鄧保信罪狀不應出入禁中蘇  
安靜年未五十不應超押班妃嬪贈三代僭后禮董  
淑妃賜謚非是凡大禮赦請準太平興國詔書前期  
下禁約後有犯不原以杜指赦爲姦者宜著爲令開  
封三司於法外斷獄朝廷多曲徇其請願先付中書  
審畫仁宗悉從之尋兼管勾國子監判登聞檢院詳

定寬恤民力奏議淮南災以鼎臣體量安撫蠲逋振  
貸全活甚衆爲遼正旦使鼎臣奏景德中遼犯淄青  
臣祖母兄姊皆見略義不忍往許之仍詔後子孫並  
免行焉俄拜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賜三品  
服轉吏禮二部郎中論宗室宜歲試補外官請汰濫  
官冗兵蕃財用禁奢靡連劾薛向姦暴鬻鹽市馬皆  
罔上英宗登位屢乞延訪臣下親決國事上疏勸皇  
太后早還政及卷簾而御璽未復又極論謂昭陵宜  
儉葬景靈神御殿不宜增侈以彰先帝恭德鼎臣在  
言路累歲闕略細故至大事無所顧忌然其言優游

和平不爲峻激使人主易聽退亦未嘗語人故其事多施行改集賢殿脩撰知應天府徙江寧召還判太常寺兼禮儀事神宗即位判吏部流內銓太常寺選人得官待班謝辭率皆留滯鼎臣奏易爲門謝辭甚便之明堂議侑帝或云以真宗或云以仁宗鼎臣曰嚴父莫大於配天未聞以祖也乃奉英宗配王安石侍講欲賜坐事下禮官鼎臣言不可安石不悅求補外知兗州是時諸道方田使者希功賞驟取稅虛額及嘗所蠲者加舊籍以病民鼎臣獨按籍差次爲十等一無所增充人德之改吏部提舉西京崇福宮復

判太常寺留守南京性辭神宗顧語移晷喜曰人言卿老不任事精明乃爾行且用卿矣時河決曹村流殍滿野鼎臣勞來振拊歸者不勝計拜諫議大夫京東東路安撫使知青州改太中大夫請老提舉亳州太清宮尋以正議大夫致仕年七十七元祐元年卒鄭穆字閔中福州候官人性醇謹好學讀書至忘櫛沐進退容止必以禮門人千數與陳襄陳烈周希孟友號四先生舉進士四冠鄉書遂登第爲壽安主簿召爲國子監直講除編校集賢院書籍歲滿爲館閣校勘積官太常博士乞納一秩先南郊追封考妣從

之改集賢校理求外補通判汾州熙寧三年召爲岐  
王侍講嘉王出閣改諸王侍講府僚闕自御史陳襄  
請擇人神宗曰如鄭穆德行乃宜左右王者凡居館  
閣三十年而在王邸一紀非公事不及執政之門講  
說有法可爲勸戒者必反復擿誦岐嘉二王咸敬禮  
焉元豐三年出知越州加朝散大夫先是鑑湖旱乾  
民因田其中延袤百里官籍而稅之旣而連年水溢  
民逋官租積萬緡穆奏免之未滿告老管勾杭州洞  
霄官元祐初召拜國子祭酒每講益無間寒暑雖童  
子必朝服迎接以禮送迎諸生皆尊其經術服其教

訓故人張景晟者死遺白金五百兩託其孤穆曰恤  
孤吾事也金於何有反金而收其子長之三年楊王  
荆王請爲侍講罷祭酒除直集賢院復入王府荆王  
薨爲楊王翊善太學生乞爲師復除祭酒兼徐王翊  
善四年拜給事中兼祭酒五年除寶文閣待制仍祭  
酒六年請老提舉洞霄敕教過門下給事中范祖禹  
言穆雖年出七十精力尚強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  
有不得謝則賜之几杖祭酒居師資之地正宜處老  
成願毋輕聽其去不報太學之士數千人以狀詣司  
業又詣宰相請留亦不從於是公卿大夫各爲詩贈

其行空學出祖汴東門外都人觀者如堵歎未嘗見  
明年卒年七十五子璆軍事推官

席旦字晉仲河南人七歲能詩嘗登沉黎嶺得句警  
拔觀者驚異元豐中舉進士禮部不奏名時方求邊  
功旦詣闕上書言戰勝易守勝難知所以得之必知  
所以守之神宗嘉納令廷試賜第歷齊州司法參軍  
鄭州河陽教授敕令所刪定官徽宗召對擢右正言  
遷右司諫御史中丞錢適率同列請廢元祐皇后而  
冊劉氏爲太后旦面質爲不可適劾旦陰佐元祐之  
政左轉吏部員外郎改太中少卿遷中書舍人給事

中新建殿中省命爲監餼拜御史中丞兼侍講內侍  
郝隨驕橫旦劾罷之都人誦其直帝以其章有媚惑  
先帝之語嫌爲指斥旋改吏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  
知宣州召爲戶部侍郎還吏部郝隨復入侍乃以顯  
謨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自趙諗以狂謀誅後蜀數有  
妖言議者遂言蜀土習亂或導旦治以峻猛旦政和  
平徙鄭州入見言蜀人性善柔自古稱兵背叛皆非  
其土俗願勿爲慮遂言蜀用鐵錢以其艱於轉移故  
權以楮券而有司冀贏羨爲之益多使民不敢信帝  
曰朕爲卿損數百萬虛券而別給緡錢與本業可乎

對曰陛下幸加惠遠民不愛重費以救敝法此古聖  
王用心也自是錢引稍仍故坐進對淹留黜知滁州  
久之帝思其治蜀功復知成都朝廷開西南夷黎州  
守詣幕府白事言雲南大理國求入朝獻旦引唐南  
詔爲蜀患拒却之已而威州守焦才叔言欲誘保霸  
二州內附旦上章劾才叔爲姦利歛困諸蕃之狀宰  
相不悅代以龐恭孫而徙旦永興恭孫俄罪去加旦  
述古殿直學士復知成都時郵永壽陽延俊納土樞  
密院用以誅旦旦曰吾以爲朝廷悔開疆之禍今猶  
自若邪力辭之卒于長安年六十二贈太中大夫旦

立朝無所附徇第爲中丞時蔡王以方以疑就第巨  
糾其私出府請推治官吏議者哂之子益字大光紹  
興初參知政事

喬執中字希聖高郵人入太學補五經講書五年不  
謁告王安石爲群牧判官見而器之命子弟與之游  
擢進士調須城主簿時河役大興部役者不得人一  
夕譟而潰因致大獄執中往代終帖然富民賂吏將  
躬橋所居以罔市利執中疏其害使者入吏言使成  
之執中曰官可去橋不可躬也卒不能奪王安石爲  
政引執中編脩熙寧條例選提舉湖南常平章惇討

五溪檄執中取大田離子二峒峒路險絕期迫執中  
但走一校諭其酋即相率歸命錄功當遷秩辭以及  
父母就徙轉運判官召爲司農丞提點開封縣鎮諸  
縣牧地民耕歲久議者將取之當夷丘墓伐桑柘萬  
家相聚而泣執中請於朝神宗詔復予民改提點京  
西北路刑獄時河決廣武埽危甚相聚莫敢登執中  
不顧立其上衆隨之如蟻附不日埽成元祐初爲吏  
部郎中請選人由縣令錄事參軍致仕者升朝籍得  
封其親無徐王府侍講翊善遷起居舍人起居郎權  
給事中有司以天下讞獄失出入者同坐執中駁之

曰先王重入而輕出恤刑之至也今一旦均之恐自  
是法吏不復肯與生比非好生洽民之意也進中書  
舍人邢恕遇赦甄復執中言恕深結蔡確鼓唱扇搖  
今復其官懼疑中外遷給事中刑部侍郎紹聖初上  
官均撫執中爲呂大防所用以寶文閣待制知鄆州  
執中寬厚有仁心屢典刑獄雪活以百數明年夢神  
人昇以騎都尉詰旦爲客言之少焉談笑而逝年六  
十三

論曰宋之人才自祖宗涵養至於中葉盛矣顏復鄭  
穆醇然儒者宜居師表龔鼎臣喬執中始終不渝厥

守豈易得哉章衡欲復山後八州爲國啟釁孫升以  
蘇軾比王安石爲人韓川詆張舜民之言不可行席  
且以蔡王見疑因而擠之然瑕不掩瑜它善蓋亦有  
可稱者古稱才難不其然者其斯之謂歟

列傳卷第一百六

列傳卷第一百七

宋史三百四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舊錄國事節書右丞相膠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等奏

勅修

傅楫

沈疇

蕭服

徐勣

張汝明

黃葆光

石公弼

張克公附

毛注

洪彥升

鍾傅

陶節夫

毛漸

王祖道

張莊

趙適

傅楫字元通興化軍仙遊人少自刻厲從孫覺陳襄  
學第進士調揚州司戶叅軍攝天長令發擿隱伏姦  
猾屏跡轉福清丞知龍泉縣孫覺爲御史中丞語之

曰朝廷欲用君盍少留楫曰仕宦所樂居中者免外臺督責耳今俯首權門與外臺奚擇且外官已所當得也遂去不顧道除太學博士居四年未嘗一跡大臣門既滿徑赴銓曹楫丞福清時受知郡守曾鞏鞏弟布方執政由是薦爲太常博士徽宗以端王就資善堂學擇師傅爲說書升楫記室叅軍進侍講翊善中人泄事于府者多與宮僚狎楫獨漠然不可親一府嚴憚之五年不遷鄒浩得罪貶楫以贖行免官徽宗即位召爲司封員外郎歷監察御史國子監司業起居郎拜中書舍人時曾布當國自以於楫有汲引恩冀爲之用楫略無所傾下凡命令有不當用人有未厭悉極論之雖屢却不爲奪布大失望帝以舊學故多所延訪楫每以遵祖宗法度安靜自然爲言他日李清臣勸帝清心省事帝曰近臣中唯傳楫嘗道此楫在朝歲餘見事寢異竊歎曰禍其始此乎聞者甚之楫笑曰後當信吾言遂上疏丐去以龍圖待制知博州卒年六十一帝念其藩邸舊臣賜絹三百匹

沈畸字德侔湖州德清人第進士歷官州縣崇寧中爲尚書議禮局編修官召對擢監察御史畸至臺欲有

所論建而六察無言事法乃詣匭上十事言化石擾民土木弊國冗費多息澤濫議論異同下情睽隔其論當十夾錫錢最爲剗當略曰小錢之便於民久矣古者軍興用之或以一當百至千當千此權時之術非可行於無事之世今當十之議固足紓目前然使游手鼓鑄無故有倍稱之息何憚而不爲雖日加斷斬勢不可止恐未能期歲東南小錢輕錢輕則物重物重則民愈困比盜賊所由起也陝西舊無銅錢故以來錫爲貴一切改鑄則猶前日鐵錢耳今東南方私鑄又將使西北效之是導民犯法也進殿中侍

御史嘗經國子監門有小內侍從數騎絕道突過驕卒追問不爲止臺檄諸司捕之不獲畸曰風憲之地可但已乎入言之徽宗下內省跡治竟抵罪蔡京興蘇州錢獄欲陷章絰兄弟遣開封尹李孝壽御史張茂直鞠之株逮至千百強抑使承盜鑄罪死者甚衆京猶以爲緩帝獨意其非辜遣畸及御史蕭服往代京將啖以顯仕白爲左正言及擢侍御史畸至蘇即日決釋無佐証者七百人嘆曰爲天子耳目司而可傳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乎遂閱實平反以聞京大怒削畸三秩貶監信州酒稅未幾卒既而獄事竟復

宋史列傳卷百七  
三  
羈管明州使者持勅至家將發棺驗實疇子濬泣訴  
乃止建炎初贈龍圖閣直學士濬官至右正言

蕭服字昭甫廬陵人第進士調望江令治以教化爲  
本訪古跡得王祥卧冰池孟宗泣筍臺皆爲築亭又  
刻唐縣令鞠信陵文于石俾民知所嚮已而邑人朱  
氏女刲股愈母疾人頌傳之以爲治化所致知高安  
縣尉獲凶盜獄具矣服審其辭疑之且視其刀室不  
與刃合頃之而殺人者得囚盖平民也徙知康州未  
行改親賢宅教授提舉淮西常平召爲將作少監以  
使事得入對論人主聽言之要以謂唐虞盛世猶畏

巧言而即讒說纒纒數百言徽宗謂有爭臣風擢監  
察御史奉詔作崇寧備官記帝稱善詔輔臣曰服文  
辭勁麗宜居翰苑朕愛其鯁諤顧臺諫中何可闕此  
人俄偕沈疇使鞫獄坐羈管處州踰歲得歸張商英  
當國引爲吏部員外郎送遼使得疾於道遂致仕旣  
愈還舊職以父老得請知蘄州卒年五十六  
徐勣字元功宣州南陵人舉進士調吳江尉選桂州  
教授王師討交趾轉運使檄勣從軍餉路瘴險民當  
役者多避匿捕得千餘人使者使勣杖之勣曰是固  
有罪然皆肌羸病之不足勝杖姑涅臂以戒亦可已

使者怒欲并劾勣力爭不變使者不能奪郭達宿留不進勣謂副使趙高曰師出淹時而主帥無討賊意何由成功因具蠻人情狀疏于朝謂斷者人主之利器今諸將首鼠不進惟斷自上意而已既而達高果皆以無功貶舒亶聞其名將以御史薦勣惡亶爲人辭不答求知建平縣人爲諸王宮教授通判通州瀕海有捍隄廢不治歲苦漂溺勣躬督防卒護築之隄成民賴其利復教授廣陵申王院改諸王府記室叅軍哲宗見其文論獎之欲俟滿歲以爲左右史未及用徽宗立擢寶文閣待制兼侍講遷中書舍人脩

神宗史時紹聖黨與尚在朝人懷異意以沮新政帝謂勣曰朕每聽臣僚進對非詐則諛惟卿鯁直朕所倚賴因論擇相之難云已召范純仁韓忠彥勣頓首賀曰得人矣詔與蔡京同校五朝寶訓勣不肯與京聯職固辭奏京之惡引盧杞爲喻遷給事中翰林學士上疏陳六事曰時要曰任賢曰求諫曰選用曰破朋黨曰明功罪國史久不成勣言神宗正史今更五閏矣未能成書蓋由元祐紹聖史臣好惡不同范祖禹等專主司馬光家藏記事蔡京兄弟純用王安石石日錄各爲之說故論議紛然當時輔相之家家

藏記錄何得無之臣謂宜盡取用參訂是非勒成大  
典帝然之命勛草詔戒史官俾盡心去取毋使失實  
帝之初政銳欲損革新法之害民曾布始以爲然已  
乃密陳紹述之說帝不能決以問勛勛曰聖意得非  
欲兩存乎今是非未定政事未一若不考其實姑務  
兩存臣未見其可也又因論棄湟州請自今勿妄  
興邊事無邊事則朝廷之福有邊事則臣下之利自  
在失於輕舉以貽後悔皆此類也勛與何執中偕事  
帝於上邸蔡京以宮僚之舊每曲意事二人勛不少  
降節謂歸視親病或言翰林學士未有出外者帝

曰勛謂告歸爾非去朝廷也柰何輕欲奪之俄而遭  
憂京入輔執中亦預政擿勛行章惇詞以爲詆先烈  
服闋以主管靈仙觀入黨籍中起知江寧府言者復  
論爲元祐姦朋必不能推行學政罷歸六觀三年知  
太平州召入覲極論茶鹽法爲民病帝曰以用度不  
足故也對曰生財有道理財有義用財有法今國用  
不足在陛下明詔有司推講而力行之耳帝曰不見  
卿久今日乃聞嘉言加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京蔡  
京自錢塘召還過宋見勛微言撼之曰元功遭遇在  
伯通右伯通既相矣勛笑曰人各有志吾豈以利祿

易之哉京慙不能對勩亦終不復用以疾除顯謨閣  
學士致仕卒年七十九贈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勩  
挺挺持正尤爲帝所禮重而不至大用時議惜之  
張汝明字舜文世爲廬陵人徙居真州兄侍御史汝  
賢元豐中以論尚書左丞王安禮與之俱罷未幾卒  
汝明少嗜學刻意屬文下筆輒千百言入太學有聲  
一時國子司業黃隱將以子妻之汝明約無飾華侈  
協力承親歡然後受室登進士第歷衛貞江陰宜黃  
華陰四縣主簿杭州司理參軍亳州鹿邑丞母病疽  
更數醫不効汝明刺血調藥傳之而愈江陰尉貧且

病市物不時予直部使者欲繩以法汝明爲鬻橐中  
裝代償之華陰修獄廟費鉅財窘令以屬汝明汝明  
嚴與爲期民德其不擾相與出力佐役如期而成他  
廟非典祀妖巫憑以惑衆者則毀而懲其人滯州縣  
二十年未嘗出一語干進故無薦者大觀中或言其  
名召寘學制局預考貢士去取皆有題品值不悅者  
誣以背王氏學詔究其事得所謂去取錄徽宗覽之  
曰考校盡心寧復有此特改宣教郎擢監察御史嘗  
攝殿中侍御史即日具疏劾政府市恩招權以蔡京  
爲首帝獎其介直京頗憚之徙司門員外郎猶虞其

復用力排之出通判寧化軍地界遼文移數往來汝  
明名蠲其諱遠以檄暴於朝安撫使問故衆欲委罪  
於吏汝明曰詭辭欺君吾不爲也坐責監壽州麻步  
場遇赦簽書漢陽判官田法行受牒按境內時主者  
多不親行汝明使四隅日具官吏所至而躬臨以閱  
實雖雨雪不渝以故吏不得通賂謝而稅均於一路  
最晚知岳州屬邑得古編鐘求上獻汝明曰天子命  
我以千里懼不能仰承德意敢越職以幸賞乎卒於  
官年五十四汝明事親孝執喪水漿不入口三日日飯  
脫粟飲水無醢鹽首木之滋浸病羸行輒踣夢父授

以服天南星法用之驗人以為孝感汝明學精微研  
象數貫穿經史百家所著書不蹈襲前人語有易索  
書張子卮言大宛經傳於世

黃葆光字元暉徽州歙人應舉不第以從使高麗得  
官試吏部銓第一賜進士出身由齊州司理參軍爲  
太學博士遷祕書省校書郎擢監察御史左司諫始  
泣職即言三省吏猥多如遷補升轉奉入賞勞之類  
非元豐舊制者其大弊有十願一切革去徽宗即命釐  
正之一時士論翕然而蔡京怒其異已密白帝請降  
御筆云當豐亨豫大之時爲衰亂滅損之計徙葆光

符寶郎省吏釀錢入寶錄官作千道齊報上恩帝思其忠明年復拜侍御史遼人李良嗣來歸上平夷書規進用擢秘書丞葆光論其五不可大槩言良嗣凶黠忿鷙犯不赦之罪於鄰國逃命遁死妄作平夷等書萬一露泄爲患不細中祕圖書之府豈宜以罪人爲之宜厚其祿賜寘諸畿甸之外又言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剛健者君之德而其道不可屈柔順者臣之常而其分不可亢苟致屈以求合則是傷仁非所以馭下也苟矯亢以求伸則是犯分非所以尊君也帝感悟命近臣讀其奏於殿中自崇寧後增朝士兼局各

葆光以爲言乃命蔡京裁定京陽請一切廢罷以激怒士大夫葆光言如禮制局詳議官至七員檢討官至十六員製造局至三十餘員豈不能省去一二上副明天子之意時皆壯之政和末歲旱帝以爲念葆光上疏曰陛下德足以動天恩足以感人檢身治事常若不及而不能感召和氣臣所以不能無疑也蓋人君有屈已逮下之心而人臣無歸美報上之意者能致陰陽之變人君有慈惠惻怛之心而人臣無將順欽承之意者能致陰陽之變陛下恭儉敦朴以先天下而太師蔡京侈大過制非所以明君臣之分陛下以

紹述爲心而京所行乃背元豐之法疆悍自專不肯  
上承德意太宰鄭居中少宰余深依違畏避不能任  
天下之責此天氣下而地不應大臣不能尚德以應  
陛下之所求者如此疏入不報且欲再上章京權勢  
震赫舉朝結舌葆光獨出力攻之京懼中以他事貶  
知昭州立山縣又使言官論其附會交結泄漏密語  
詔以章揭示朝堂安置昭州京致仕召爲職方員外  
郎改知處州州當方臘殘亂之後盡心牧養民列上  
其狀加直祕閣再任卒年五十八州人祠之葆光善  
論事會文切理不爲橫議所移時頗推重本出鄭居

中門故極論蔡京無所顧然其他不能不迎時好方  
作神霄萬壽宮温州郭敦實泗州葉點皆坐是得罪  
葆光遂疏建昌軍陳弁秀州蔡密岳州傅惟蕭祁門  
令葛長卿不即奉行制書存留僧寺形勝佛像及決  
罰道流乞第行竄黜遂悉坐停廢議者尤之

石公弼字國佐越州新昌人登進士第調衛州司法  
參軍淇水監牧馬逸食人稻爲田主所傷時牧法至  
密郡守韓宗哲欲坐以重辟公弼當此人無罪宗哲  
曰人傷官馬柰何無罪公弼曰禽獸食人食主者安  
得不禦禦之豈能無傷使上林虎豹絕檻害人可無

殺乎今但當懲圉者民不可罪宗哲怒以屬吏既而使者來慮囚如公弼議獲嘉民甲與乙鬪傷指病小愈復與丙鬪病指流血死郡吏具獄兩人以他物傷人當死公弼以爲疑駁而鞫之乃甲捽丙髮指脫癢中風死非由擊傷也兩人皆得免章惇求太學官或薦公弼使往見謝曰丞相素侮人見者阿意苟容所不忍也再調漣水丞供奉高公備綱舟行淮以溺告公弼曰數日無風安有是使尉核其所載錢失百萬呼舟人物色之乃公備與寓客妻通殺其夫畏事覺所至竊官錢賂其下故詭爲此說即收捕窮治皆服

羣知廣德縣召爲宗正寺主簿入見言朝廷比日所爲直詞罕聞頌聲交至未有爲陛下廷爭可否者願崇忠正以銷諛佞通諫爭以除壅蔽徽宗善之擢監察御史進殿中侍御史三舍法行士子計等第頗事告訐公弼言設學校者要以仁義漸摩欲人有士君子之行顧使之相告言非所以建學本意也又言刪定敕令官寺監丞簿比多以執政近臣子弟爲之未有資考不習政事請一切汰遣以開寒畯之路從之由右正言改左司諫論東南軍政之敝以有兵之籍爲無兵之技以太半之賦養無用之兵異日懼有未

然之患其後睦盜起如其言太史保章正朱汝楫冒  
奉得罪而內侍失察者皆不坐公弼言是皆矯稱詔  
旨安得勿論請自今中旨雖不當覆者亦令有司審  
奏遷御史蘇杭造作局工成公弼陳擾民之害請革技  
巧之靡麗者稍罷進奉帝納之蔡京始與公弼有連  
故因得進用至是意寢異京忌焉徙太常少卿遷起  
居即兼定王嘉王記室故事初至宮例得金繒之賜  
二百萬公弼辭不受大觀二年拜御史中丞執政言  
國朝未有由左史爲中執法者帝曰公弼嘗爲侍御  
史矣時斥賣元豐庫縑帛賤估其直許朝士分售皆  
有定數從官至二千匹公弼得券上還之宰相有已  
取萬匹者即日反其故水官趙霆建開直河議謂自  
此無水憂已而決壞鉅鹿法當斬霆善交結但削其  
官猶爲大僕少卿公弼論爲失刑霆坐貶京西轉運  
使張徽言歎因方田籍增立汝棗鄧三州稅公弼以  
爲方田之制奠天下之地征正欲均其賦耳而徽言  
措克重歛民何以堪詔罷之遂劾蔡京罪惡章數十  
上京始罷又言吏員猥冗戾元豐舊制於是堂選歸  
吏部者數千員罷宮廟者千員都水知埽六十員縣  
非大都悉省丞在京茶事歸之戶部諸道市舶歸之

轉運司仕塗爲清京雖上相印猶提舉修實錄公弼復言京盤旋京師無夫志其餘威震於群臣願持必斷之決以消後悔又因星變言之竟出京杭州及劉達主國柄公弼復論其廢紹述良法啓用元祐邪黨學術人以是知其非一意於正者進兵部尚書兼侍讀上疏言崇寧以來臣下專務生事開邊興利營繕徃後斃民根本因之飢饉汴西挽運花石農桑廢業徒弊所有以事無用宜使之休息以承天意張商英入相欲引爲執政何執中吳居厚交沮之以樞密直學士知揚州群不逞爲俠於閭閻自號亡命社公弼取

其魁傑痛治社遂破散江賊巢穴菰蘆中白晝出剽吏畏不敢問公弼嚴賞罰督捕盡除之改述古殿直學士知襄州蔡京再輔政羅致其罪責秀州團練副使台州安置踰年遇赦歸卒年五十五後三歲復其官公弼初名公輔徽宗以與楊公輔同名改爲公弼云

張克公字介仲穎昌陽翟人起進士大觀中爲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蔡京再相克公與中丞石公弼論其罪京罷克公徙起居舍人踰月進中書舍人改右諫議大夫京猶留京師會星文變克公復論之中其隱

憲語在京傳京致仕張商英爲相與鄭居中不合克  
公由兵部侍郎拜御史中丞治堂吏訟歸曲商英且  
疏其罪十商英罷京復召銜克公弗置徽宗知之爲  
徙吏部尚書京欲以銓綜稽違中克公旣又擿其知  
貢舉事帝以爲所取得人不問也居吏部六年卒贈  
資政殿學士

毛注字聖可衢州西安人舉進士知南陵高苑富陽  
三縣皆以治辦稱大觀中御史中丞吳執中薦爲御  
史詔賜對未及而執中罷注辭焉徽宗固命之旣見  
謂曰今士大夫方寡廉鮮耻而卿獨知義命故特召

卿卽以爲主客員外卽俄擢殿中侍御史蔡京免相  
留京師注疏其擅持威福動搖中外以葉夢得爲腹  
心交植黨與帝逐夢得而遷注侍御史遂極論京受  
孟翊妖姦之書與逆人張懷素游處引凶朋林摠置  
政府用所親宋喬年尹京其門人播傳咸謂陛下恩  
眷不衰行且復用於是論者相繼京遂致仕四年彗  
再見注又言臣累論蔡京罪積惡大天人交譴雖罷  
相致政猶怙息恃寵偃居賜第以致上天威怒推原  
其咎實在於京考京之罪蓋不可以縷數陛下去黨  
禪以開自新之路京疾其異已而別爲防禁陛下頒

明詔以來天下之言京惡其議已而重致於法以嚴刑峻罰脇持海內以美官重祿交結人心錢鈔屢更而商賈不行邊事數出而國力大匱聲焰所震中外憤疾宜早令去國消弭灾咎奏上京始出居錢塘注復采當世之急務曰省邊事足財用收士心禁技巧大槩謂近年以來邊民僥倖苟得昔所入貢者今必城爲郡縣昔所羈縻者今盡納其土疆以內地金帛而事窮荒不可計之費今黔南已有處分如夔渝新邊宜在裁省運鹽昔主於漕計今移於他司常平昔積於外州今輸於都下經費安得不匱財貨何以轉

移願詔有司悉講復元豐舊制湯之遭旱以士失職爲辭今學校養士蓋有常額額外之人不復可預教養歲貢之餘略無可進之地願留貢籍三分暫存科舉以待學外之士使無失職東南造作竒玩花石綱舟與後苑工徒京城營繕並宜暫罷以抑末敦本凡此皆聖政之所當先人心悅則天意解矣注所論切於世務類此遷左諫議大夫張商英爲相言者攻之力注亦言其無大臣體然訖以與之交通罷提舉洞霄宮居家數歲卒建炎末追復諫議大夫  
洪彥昇字仲達饒州樂平人登第調常熟尉奉母之

官既至前尉欲申期三月以規薦而中分奉入彥昇處僧舍卻奉不納如約始交印歷彬州判官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彥昇嘗辟廣西經畧府或稱其材擢提舉常平御史中丞石公弼薦新提舉廣西學事幸義可御史及陞辭適與同日徽宗兩留之遂爲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彥昇孤立任言責閱五年論蔡京再居元宰假紹述之名一切更張敗壞先朝法度朋姦誤國公私困弊既已上印而偃蹇都城上憑眷顧之恩中懷跋扈之志願早賜英斷遣之出京何執中緣潛邸之舊德薄位尊當軸處中殊不事事見利

忘義唯貨殖是圖願解其機政以全晚節呂惠卿與張懷素厚善序其所注般若心經云我遇公爲黃石之師且張良師黃石之策爲漢祖定天下惠卿安得輒以爲比他如鄧洵仁蔡凝劉拯李孝稱許光凝許畿盛章李諲任熙明之流皆條摭其過一不爲回隱右僕射張商英與給事中劉嗣明爭曲直事不御史彥昇蔽罪商英商英去又累疏抨郭天信以談命進用交結竄斥因請禁士大夫毋語命術毋習釋教先是詔諸道監司具法令未備若未便於民者久而弗上彥昇言吏狃於勢隨時俯仰不能上承德吉因緣

爲姦者衆有因追科而欲害熙寧保伍之法因身丁而故搃崇寧學校之政省事原情當有勸沮宜遣官編彙辨其邪正以行賞罰皆從之遷給事中嘗謁告一日而張商英復官之旨經門下言者以爲顧避封駁出知滁州尋加右文殿修撰進徽猷閣待制知吉州久之知潭州未行卒年六十三贈太中大夫

論曰蔡京用事炎燄熾然其勢莫敢遏此數子者迺力數其罪而連攻之似矣然葆光克公主鄭居中公弼注朋張商英皆非端直士也若楫先見疇服不阿汝明不欺彥昇孤立其賢乎唯勸官邸舊學人望攸屬而不使躋政地至京則暫罷亟起始終倚任焉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徽宗以之此齊桓公所以嗤於郭亡也

鍾傅字弱翁饒州樂平人本書生用李憲薦爲蘭州推官坐對獄不實羈管彬州紹聖中章惇興邊事奏還其官得入對爲哲宗言兵貴智而不貴力夏衆夥而勇難以一舉滅但當擇城險要以正不朝削地之法坐待其斃帝然之命幹當熙河涇原秦鳳三略公事夏人陷金明渭帥毛漸出兵攻其沒烟砦傅合擊破之又與熙州王文郁進築西安城論功加秘閣校

理章案帥渭命傅所置將苗履統衆會涇原之靈平  
夏人悉力來拒傅步騎二萬出不意造河梁以濟師  
遂作金城閔又獻白草原捷連進集賢殿修撰知熙  
州傅自始仕至此僅再歲遂擅帥熙秦騎四萬出塞  
無功而還惇方王其議不加罪初傅請合三路兵從  
青南訥心或顛耳關築天都城以包淺井亂囉和市  
工旣集復言水源不壯不可興役朝論以所奏乖異  
將罷傅曾布爲言但褫職俄而白草原詐增首虜事  
覺責監永州稅再貶連州別駕崇寧中復起知河中  
府歷鄆瀛渭三州擢顯謨閣待制建言河南要地靈

武爲根本其四十五州六爲王土其東由清遠距羅  
山走靈州不及百里夏以五監軍統焉若選將簡師  
先擊之以趨韋州可斷其右臂徐當拊納離畔漸規  
進取訖城蕭關可斷其左臂乃條上十四事未報詔  
諸道進討傅遣將折可適領銳騎出蕭關至靈州川  
有功進龍圖閣直學士會別將高永年沒於西而可  
適遇雨失道爲虜所乘乃班師傅以稽違逗撓黜知  
汝州奪學士未幾復爲杭州真定永興太原延安府  
以故職卒贈端明殿學士傅從布衣致通顯所行事  
大氏欺妄故屢起屢僨云

陶節夫字子禮饒州鄱陽人晉大司馬侃之裔也第  
進士起家爲廣州錄事參軍楊元寇暴山谷間捕繫  
獄屢越以逸且不承爲盜旣累年節夫詰以數語元  
卽吐服將適市與諸囚訣曰陶公長者雖死可無憾  
知新會縣廣守章棗重其材棗帥涇原辟入府崇寧  
初爲講議司檢討官進虞部員外郎遷陝西轉運副  
使徙知延安府以招降羌有功加集賢殿修撰築石  
堡等四城石堡以天澗爲隍可趨者唯一路夏人密  
粟其間以千數旣爲宋有其酋驚曰漢家取我金窟  
塙亟發鐵騎來爭節夫分部將士遮禦之斬獲統軍

以下數十百人夏人度不可得斂兵退連擢顯謨  
待制龍圖閣直學士方議城銀州謀告夏人已東節  
夫料必西趨涇原官屬不肯從節夫曰吾計之熟矣  
乃遣裨將耿端彥疾驅至銀州五日城成夏人果從  
涇原至則城備已固遂遁去進樞密直學士節夫在  
延安日久蔡京張康國從中助之故唯京意是徇夏  
人款款塞拒弗納放牧者執殺之夏人怨怒大入鎮  
戎軍殺鹵數萬口節夫尋領經制環慶涇原河東邊  
事言今旣得石堡又城銀州西夏洪宥皆在吾顧盼  
中橫山之地十有七八興州巢穴淺露直可以計取

遂陳取興靈之策加龍圖閣學士會朝廷罷經制司且棄所城地節夫乃求內郡徙洪州改江寧府歷青秦二州太原府群盜李勉起遼州北平之間河東河北騷動兩路帥臣憲臣皆罪去至出臺即督捕之節夫請悉罷所遣兵卒以計獲勉坐上疏乞留本道兵勿移戍降爲待制知未與軍數月卒追復龍圖閣學士

毛漸字正仲衢州江山人第進士知寧鄉縣熙寧經理五溪漸條利害以上察訪使使者委以區畫遂建新化安化二縣漸用是得著作佐郎知安化縣召爲

司農丞提舉京西南路常平元祐初知高郵軍遷廣

東轉運判官渠陽蠻擾邊近臣言漸習知蠻事徙荆

湖北路轉運判官時朝廷議棄地漸曰蠻徭畔服不

常非稍威以兵未易懷德今一犯邊即棄地非計也

不報渠陽旣棄蠻復大入抄略覆官軍荆王爲大擾

漸歷提點江西刑獄江東兩浙轉運副使浙部水溢

詔賜緡錢二百萬以振之漸言數州被害即捐二百

萬儻仍歲如之將何以繼乃案錢氏有國時故事起

長安堰至鹽官徹清水浦入于海開無錫蓮蓉河武

進廟堂港常熟疏溇梅里入大江又開崑山七耳茜

涇下張諸浦東北道吳江開大盈顧匯拓湖下金山  
小官浦以入海自是水不爲患加集賢校理入爲吏  
部右司郎中以秘閣校理爲陝西轉運使攝渭秦熙  
三州未幾復攝帥涇原日夜治兵乘夏人犯邊遣將  
擣其虛遂破沒烟砦進直龍圖閣知渭州命下卒年  
五十九優贈龍圖閣待制

王祖道字若愚福州人第進士又舉制科會罷調韓  
城尉知松陽白馬二縣爲司農丞監察御史數言事  
以論樞密承旨張誠一試補吏挾私延州呂惠卿遣  
禁卒餽徐禧公使物非是改司封員外郎知汀泉福

三州歷使諸路入爲戶部吏部員外郎左司諫言陝  
西兵未可減徽宗謂其論事無足行依阿苟容出知  
海州拜秘書少監再爲福州加直龍圖閣知桂州蔡  
京開邊祖道欲乘時徽富貴誘王江酋楊晟免等使  
納土夸大其辭言向慕者百三十峒五千九百家十  
餘萬口其旁通江洞之衆尚未論也王江在諸江合  
流之地山川形勢據諸峒要會幅員二千里宜開建  
城邑制百蠻以武臣爲守置溪峒司主之詔以爲  
懷遠軍且頒諸司使至殿侍軍將告命使第補其首  
領置二砦爲立學又言黎人爲患六十年道路不通

今願爲王民得地千五百里遂以安口隘爲九州中  
古州地爲格州增提舉溪峒官三員又言羈縻知地  
州羅文誠文州羅更晏蘭州韋晏開那州羅更從皆  
內附請於黎母山心立鎮州爲下都督府賜軍額曰  
靜海知州領海南安撫都監徙萬安軍於水口南丹  
州莫公佺獨拒命發兵討擒之遂築懷遠軍爲平州  
格州爲從州南丹爲觀州并允地文蘭那五州置黔  
南路擢祖道顯謨閣待制進龍圖閣直學士召爲兵  
部尚書未行與融州張莊謀使莊奏言海南一千二  
十峒皆已團結所未得者百七十峒今黎人款化則

未得者才十之一耳於是征黎渠帥不勝忿蜂起侵  
剽圍新萬安軍及觀州殺官吏初祖道徙城時言黎  
人伐木助役及是詔問不能對京兆之猶除端明殿  
學士知復州復以刑部尚書召大觀二年辛贈宣奉  
大夫祖道在桂四年厚以官爵金帛挑諸夷建城邑  
調兵鎮戍輦輸內地錢布鹽粟無復齊限地瘴癘戍  
者歲亡什五六實無尺地一民益於縣官蔡京旣自  
以爲功至謂混中原風氣之殊當天下輿圖之半祖  
道用是超取顯美張商英爲相治其誕罔追貶昭信  
軍節度副使京再輔政復還之然其所創各州縣不

旋踵皆罷是後龐恭孫張莊趙適程鄰皆以拓地受  
上賞大抵皆規模祖道祖道起冗散驟取美官而朝  
廷受其敝云

張莊應天府人也元豐三年擢進士第歷提舉司講  
議司檢討官出提舉荆湖夔州等路香鹽事改提舉  
荆湖北路常平本路提點刑獄進龍圖閣直學士廣  
南西路轉運副使王祖道既請立朱崖諸州縣徙萬  
安軍詔莊按覆相度實與祖道相表裏祖道召爲兵  
部尚書授莊集賢殿脩撰知桂州祖道既留以莊知  
融州已而祖道徙福州莊復知桂州奏安化上三州

一鎮地土及恩廣監洞蒙光明落安知洞程大法都  
丹團黃光明等納土共五萬一千一百餘戶二十六  
萬二千餘人幅員九千餘里尋又奏寬樂州安沙州  
譜州四州七源等州納土計二萬人一十六州三十  
三縣五十餘峒幅員萬里蔡京帥百官表賀進莊兼  
黔南路經略安撫使知靖州王子武者惠恭皇后族  
子也靖州界接平允從三州子武欲通之因請復元  
祐所棄渠陽軍渠陽旣成迺上言湖北至廣西繇湖  
南則迂若弓背自渠陽而往猶弓絃耳因以利啗諸  
蠻使納土立里埃莊忌之且欲蠻之多屬廣西爲已

功因誘復水蠻石盛唐毀其烽表橋梁渠陽蠻西楊  
惟聰請討之子武以聞朝議謂其生事罷子武未幾  
安化蠻納土莊遣黃忱往築州城忱蠻將也知蠻情  
僞力言不可莊怒遣忱護築溪州別遣胡超儂昌等  
築安化城果爲蠻所揜超等沒者幾千人中書舍人  
宇文粹中言祖道及莊擅興師旅啓釁邀功妄言諸  
蠻效順納款得地當時柄臣攬爲綏撫四夷之功奏賀  
行賞張皇其事自昔欺君無大於此朝廷旣追貶祖道  
莊責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再貶連州移和州起知  
荆南府徙江寧復進徽猷閣直學士歷知涇毫襄州鎮

江東平府宣和六年坐繕治東平城不加功輒復摧  
圯降兩官提舉嵩山崇福宮卒贈宣奉大夫

趙適開封人大觀初以發運司勾當公事爲梓州路  
轉運司判官瀘戎諸夷納土命適相置以建立純州  
縣砦勞加直祕閣升轉運副使俄授龍圖閣直學士  
爲正使政和五年晏州夷酋卜漏反陷梅嶺堡知砦  
高公老遁公老之妻宗女也常出金玉酒器飲卜漏  
等漏心豔之會瀘帥賈宗諒以斂竹木擾夷部且誣  
致其酋斗箇旁等罪夷人咸怨漏遂相結因上元張  
燈襲破砦虜公老妻及其器物四出剽掠適行部昌

州聞之倍道趣瀘州賊分攻樂共城長寧軍武寧縣宗諒皆遣將拒卻之已而樂共城監押潘虎誘殺羅始党族首領五十人其族蠻憤怒合漏等復攻樂共城適并劾之詔斬虎罷宗諒代以康延魯而聽適節制適陰有專討意兵端益大矣於是趙發陝西軍義軍土軍保甲三萬人以適爲瀘南招討使適與別將馬覺張思正分道出期會于晏州思我州近而固適遣王育先破之材囤諸落相繼而克因其積谷食士卒旣抵晏州覺思正各以兵來會漏據輪縛大囤其山崛起數百仞林箐深密夷奔潰者悉赴之乃壘石爲

城外樹木柵當道穿阡阱什巨枿布渠笞夾以守障俯瞰官軍矢石所中皆靡碎適軍不能進問從巡檢种友直田祐恭按視其旁山崖壁特峭絕賊之無守脩適欲襲取命友直祐恭軍其下而身當賊衝番軍迭攻之未旦鼓而進迨夕則止賊并力拒戰不得息友直所部多思黔土丁習山險而山多生葆適遣士丁捕之伐去蒙密緣崩石挽藤葛而上得葆數十頭束麻作炬灌以膏蠟縛於葆皆暮夜復遣士丁負繩梯登崖巔迺縋梯引下人人啣枚挈葆蟻附而上比雞鳴友直祐恭與其衆悉登擁刀斧奔貫入及賊

柵出火然炬猱熱狂跳賊廬舍皆茅竹猱窺其上火  
輒發賊號呼奔撲猱益驚火益熾官軍鼓譟破柵適  
望見火麾軍躡雲梯攻其前兩軍相應賊擾亂不復  
能抗赴火墮崖死者不可計俘斬數千人卜漏突圍  
走至輪多國追獲之晏州平諸夷落皆降拓地環二  
千里適爲建城砦畫疆畝募人耕種且習戰守號曰  
勝兵詔置沿邊安撫司以轉運副使孫義叟爲安撫  
使高公老妻不辱而死詔贈節義族姬加適龍圖閣  
直學士熙州蘭湟經略安撫使適以疾請祠不許旣  
入對賜上舍出身拜兵部尚書適與童貫有隙力請

去以提舉醴泉觀兼詳定一司勅令六年出知成德  
軍拜延康殿學士賜其子永裔上舍出身祕書省校  
書郎涑水人董才得罪亡命因聚衆爲賊攻敗城邑  
遼人不能制中山帥府陰與才通誘使來歸才尋爲  
遼所破遂上書請取全燕以自效王黼童貫大喜將  
許之適言不可客或以沮朝廷密謀止適適曰帥臣  
所部封境雖異事無異也且論思獻納侍從之職適  
今以侍從備帥臣而真定中山邊接隙苟一開吾境  
得無事乎疏奏上然之乃斥還才書才第覺轉入河  
東詔以問適適復具疏極論其害泊適徙熙州黼等

卒納才又慮適過闕入見有所陳趣使便道赴鎮諸蕃聞適至相賀曰吾父來朝廷真欲無事矣爭出鉏耨牛價為頓高時議更陝西大鐵錢價與銅錢輕重等適上言曰銅重鐵輕自然之理今反其理民誰信之以人奪天雖厲其禁終不可行也居數月以疾乞致仕命提舉嵩山崇福宮起知中山順昌府金人舉兵召適赴闕尋卒未裔歷知眉州言者論適欺罔朝廷以軍功未裔遂放罷

論曰夏人時蹈窾逐之使出則已章惇蔡京故撓之用兵塗邊人肝腦于地以倖已功不亦俟乎諸蠻

溪峒茅瘴非人域鳩虵與居況無敢闖吾圉京廼使祖道張莊之徒鑿空為功舉中國重貲棄諸不毛而文飾姦慝鋪張表賀徽宗亦偃然受其欺好大曠武之心一侈而燕朔之謀作矣詩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徽之耗內貪外馴召禍敗跡所從來此其本也嗚呼可不戒哉

列傳卷第一百八

宋史三百四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尚書右丞相驂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郝質

賈逵

竇舜卿

劉昌祚

盧政

燕達

姚兕

弟麟子

楊燧

劉舜卿

朱守約

子球

郝質字景純汾州介休人少從軍挽彊為第一充殿前行門換供奉官為府州駐泊都監主管麟府軍馬與田朮將兵護軍須餽麟州道遇西夏數千騎寇鈔質先驅力戰斬首獲馬數百又與朮行邊至栢谷敵

塹道以阻官軍質禦之於寒嶺下轉鬪逐北遂脩復  
寧遠諸柵以扼賊衝宣撫使杜衍安撫使明鎬連薦  
之且條上前後功狀超遷內殿承制并代路都監大  
名賈昌朝又薦爲路鈐轄使討貝州文彥博至命部  
城西回河上有亭甚壯彥博慮爲賊焚遣小校藺干  
守而質使千往他營度戰具千辭質曰亭焚吾任其  
責下去而亭焚彥博將斬千質趨至帳下曰千之去  
質實使之罪乃在質願代千死彥博壯其義兩釋之  
質自此益知名賊平遷六宅使歷高陽關定州并代  
鈐轄駐汨副都部署龍神衛捧日天武都指揮使馬

軍殿前都虞候加領賀州刺史英州團練眉州防禦  
使奉詔城豐州進步軍副都指揮使宿州觀察使不  
還宿衛改馬軍英宗立遷武昌軍節度觀察留後加  
安德軍節度使爲殿前副指揮使神宗立易節度武  
軍爲都指揮使元豐元年卒帝親臨其喪贈侍中謚  
曰武莊質御軍有紀律犯者不貸而享犒豐渥公錢  
不足出已俸助之平居自奉簡儉食不重肉薦於信  
義田拙不振而死爲表揭前功官其一孫在并州與  
朝士董熙善約爲婚姻熙死家貧無依質已爲節度  
使竟以女歸董氏自爲官不上閥閱從微至貴皆以

功次遷云

賈逵真定藁城人隸拱聖爲卒至殿前班副使知換西染院副使從狄青征儂智高戰於歸仁驛旣陳青誓衆曰不待令而舉者斬時左將孫節戰死逵爲右將軍先鋒將私意所部兵數困易劔兵法先據高者勝苟復待命而賊乘勝先登吾事去矣即日引軍趨山旣定賊至逵麾衆馳下仗劔大呼斷賊爲二賊首尾不相救遂潰逵詣青請罪青拊其背勞謝之邕州城空青使逵入括公私遺墜固辭是時將校多以搜城故匿竊金寶獨逵無所犯遷西染院使嘉州刺史

秦鳳路鈐轄初逵少孤厚賂繼父得其母奉以歸至是以母老辭不許而賜母冠帔泰山多巨木與夏人錯壤逵引輕兵往來伐羗酋馳至畫地立表約決勝負逵引弓連三中的酋下馬拜復從逵取盈而歸徙并代路專主管麟府軍馬熟戶散處邊關苦於寇略逵差度遠近聚爲二十七堡次第相望自是害乃息畫鐵爲的激種豪使射久皆成勁兵一夕烽火屢發左右白當起逵卧不應且而謂人曰此必妄也脫有警可夜出乎徐問之果邊人燭遺物也復徙秦鳳去之十日而代者郭思敗朝廷以逵爲能連擢捧日天

武四廂都指揮使馬部殿前都虞候歷涇原高陽關  
麟延路副都總管以利州觀察使入爲步軍副都指  
揮使都城西南水暴溢注安上門都水監以急變聞  
英宗遣達督護亟囊土塞門水乃止議者欲穴隄以  
泄其勢達請觀水所行諭居民徙高避水然後決之  
軍校營城外者每常朝卽未曉啓門鑰或輟朝失報  
啓鑰如平時達言禁城當謹啓閉不宜憑報者乃冶  
鐵鑄常朝字俾持以示信遷馬軍副都指揮使復總  
鄜延兵延州舊有夾河兩城始元昊入寇據險城幾  
不能守達相伏龍山九州臺之間可容窺覘請於其

地築保障與城相望延人以其便轉昭信軍節度觀  
察留後達言种諤處綏州降人於東偏初云萬三千  
戶今乃千二百戶耳逋逃之餘所存纔八百蕃漢兩  
下殺傷皆不啻萬計自延州運粟至懷寧率以四百  
錢致一石而緣邊居人壯者但日給一升罔冒何啻  
大半諤徒欲妄興邊事自以爲功不可不察也元豐  
初拜建武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請不俟郊赦賜  
三世官神宗曰達武人能有念親之志其特聽之數  
月而卒年六十九贈侍中謚曰武恪

竇舜卿字希元相州安陽人以蔭爲三班奉職監平

鄉縣酒稅有僧欲授以化永爲白金之術謝曰吾祿足養親不願學也辟府州兵馬監押夏人犯塞舜卿欲襲擊舉烽求援於大將王凱凱弗應舜卿度事急提州兵出戰勝之明日經略使問狀凱懼要以同出爲報舜卿驩然相許不自以爲功爲青淄路都監海盜行劫執博昌鎮官吏肆剽掠舜卿募士三百悉擒之使契丹主客馬祐言昔先公客省善射君當傳家法置酒請射舜卿發輒中祐使奴持二弓示之一挽皆折湖北蠻搖彭仕義叛徙爲鈐轄兼知辰州建議築州城不擾而辦帥師取富州蠻將萬年州據石苟

崖舜卿選壯卒奮擊蠻矢石交下卒蒙盾直前發強弩射萬年州斃于崖下遂拔之左右欲盡勦其衆舜卿不許曰仕義願內附持爲此輩所脅今死矣何以多殺爲引兵入北江仕義降擢康州刺史加龍神衛捧日天武四廂指揮使馬軍殿前都虞候三遷邕州觀察使歷邠寧環慶路副都總管熙寧中十上章求退且丐易文階改刑部侍郎提舉嵩山崇福宮以光祿大夫致事再轉金紫光祿大夫卒年八十八謚曰康敏

劉昌祚字子京真定人父賀戰沒于定州錄爲右班

殿直主秦州威遠砦青塘聚兵鹽井經年不散昌祚奉帥命往誥之諸酋曰聞漢家欲取吾井鹽昌祚曰國家富有四海何至與汝爭此邪與酋俱來犒賚之歡然帥衆去遷西路都巡檢使遼還神宗臨試馳射授通事舍人夏人寇劉溝堡昌祚領騎二千出援虜伏萬騎於黑山而偽遁卒遇之戰不解薄暮大酋突而前昌祚抽矢一發殪之餘衆悉遁帥李師中上其功曰西事以來以寡抗衆未有如昌祚者知階州討平毋家等族又平疊州轉作坊使爲熙河路都監從王中正入蜀破篔簹羌加皇城使榮州刺史秦鳳路餘

轄又加西上閣門使果州團練使知河州元豐四年爲涇原副都總管王師西征詔與總管姚麟率蕃漢兵五萬受環慶高遵裕節制令兩路合軍以出旣入境而慶兵不至昌祚出胡盧川次磨齊隘夏衆十萬扼險不可前昌祚挾兩盾先登夏人小却師乘之斬首千七百級進次鳴沙川取其窖粟遂薄靈州城未及闔先鋒奪門幾入遵裕馳遣使止之昌祚曰城不足下脫朝廷謂我爭功柰何命按甲勿攻是夕慶兵始距城三十里而軍遇敵接戰昌祚遣數千騎赴之遲明賊已退遂謁遵裕裕訝應援之緩首誅昌祚意

既見問下城如何昌祚曰此欲攻城以慎府後未敢  
前日磨齊之戰夏衆退保東關若乘銳破之城必自  
下遵裕弗內曰吾夜以萬人負土囊傳壘至旦入矣  
怒未解欲奪其兵付姚麟麟不敢受乃已明日遣昌  
祚巡營凡所得馬糧悉爲慶兵所取涇師忿譟遵裕  
圍城十八日不能下夏人决七級渠以灌遵裕師軍  
遂潰即南還復命涇師爲殿昌祚手劍水上待衆濟  
然後行爲虜所及戰退之至渭州糧盡士爭入無復  
行伍坐貶永興軍鈐轄明年復徙涇原加龍神衛四  
廂都指揮使知延州時永樂方陷士氣不振昌祚先

修馬政令軍中校技擊優者乃給馬自義合至德靖  
砦綿亘七百里堡壘䟽密不齊烽燧不相應昌祚度  
屯戍險易地望遠近事力疆弱立爲定式上諸朝夏  
人寇塞門安遠砦拒破之殺其統軍葉悖麻咩叱埋  
二人蓋始謀攻永樂者圖其形以獻帝喜遣近侍勞  
軍哲宗立進步軍都虞候雄州團練使知渭州歷馬軍  
殿前都虞候渭地宜牧養故時弓箭手人授田二頃  
有馬者復增給之謂之馬口分地其後馬死不補而  
據地自若昌祚按舉其法不二年耗馬復初又括隴  
山間田得萬頃募士卒五千別置將統之勁悍出諸

軍右朝廷歸夏人四砮昌祚以為不可再遷歷前副都指揮使冀州觀察使武康軍節度使年六十八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毅肅昌祚氣貌雄偉最善騎射箭出百步之外夏人得箭以為神持歸事之所著射法行於世

盧政太原文水人以神衛都頭從劉平與夏人戰延州虜薄西南隅兵不得成列政引數騎挑戰發伏弩二百射却之日且暮政說平曰今處山間又逼汗澤宜速退保後山須明決鬪不然彼夜出乘高蹙我何以禦之平不聽遂敗政脫身歸黃德和誣平降城仁

崇引政問狀政言平被執非降也因自陳失主將當死帝義其言赦之以為供奉官德州兵馬監押預計貝州率勇敢數百人飛縲絰堞而登守者莫能亢大軍乘之以入遷內殿承制南征儂智高亦有功歷秦鳳高陽關都鈐轄治平熙寧中為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三衛都虞候副都指揮使涇原定州并代州定四路副都總管累轉祁州團練昌州防禦黔州觀察使拜武泰軍節度使政時年七十三氣貌不衰侍立殿下雖久無惰容能上馬踊躍觀者壯之早朝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燕達字逢辰開封人爲兒時與儕輩戲輒爲軍陳行列狀長老異之旣長容體魁梧善騎射以材武隸禁籍授內殿崇班爲延州巡檢戍懷寧砦夏人三萬騎薄城戰竟日不決達所部止五百人躍馬奮擊所向披靡擢鄜延都監數帥兵深入敵境九戰皆以勝歸雍元之棄走遣達援取戍卒輜重爲賊所邀且戰且南矢亡頗多神宗以達孤軍遇敵所全亦不爲少累遷西上閣門使領英州刺史爲秦鳳副總管討破河州羌遂降木征遷東上閣門使副都總管真拜忠州刺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郭達招討安南爲行營

馬步軍副都總管入辭神宗諭之曰卿名位已重不必親矢石第激勉將士可也達頓首謝曰臣得憑威靈滅賊雖死何憚初度嶺聞前鋒遇敵苦戰欲往援福校有言當先爲家計然後進者達曰彼戰已危詎忍爲自全計下令敢言安營者斬乃卷甲趨之士皆自奮傳呼太尉來蠻驚潰卽定廣原師次富良江蠻觶鬪船於南岸欲戰不得達默計曰兵法致人而不致於人吾示之以虛彼必來戰已而蠻果來擊之大敗乃請降師還拜榮州防禦使以主帥得罪而獨蒙賞乞同責不聽元豐中遷金州觀察使加步軍都

虞候改馬軍超授副都指揮使以訓閱精整除一子  
閣門祇候數被詔獎進殿前副都指揮使武康軍節  
度使哲宗立遷爲使徙節武信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謚曰毅敏達起行伍喜讀書神宗以其忠實可任每  
燕見未嘗不從容嘗問用兵當何先對曰莫如愛帝  
曰威克厥愛可乎達曰威非不用要以愛爲先耳帝  
善之

姚兕字武之五原人父寶戰死定川兕補右班殿直  
爲環慶巡檢與夏人戰一矢斃其酋衆潰因乘之遂  
破蘭浪敵大舉寇邊諸砦皆受圍兕時駐荔原堡先

羗未至據險張疑兵伺使輒出有悍酋臨陣甚武兕  
前射中其目斬首還一軍驩呼明日來攻益急兕手  
射數百人裂指流血又遣子雄引壯騎馳掩其後所  
向必克敵度不可破乃退攻大順城兕復往救轉鬪  
三日凡斬級數千卒全二城慶軍叛兕以親兵守西  
關盜衆不得入而奔兕追及下馬與語皆感泣羅拜  
誓無復爲亂神宗聞其名召入覲試以騎射屢中的  
賜銀槍袍帶遷爲路都監徙鄜延涇原從攻河州飛  
矢貫耳戰益力河州旣得又爲鬼章所圍兕曰解圍  
之法當攻其所必救乃往擊隴宗圍遂解累遷皇城

使進鈐轄從攻交趾有功領雅州刺史破乞弟領忠  
州團練使進副總管遷東上閣門使徙熙河與种誼  
合兵討鬼章於洮州破六逋宗城夜斷浮橋援兵不  
得度遂擒鬼章真拜通州團練使卒於鄜延總管贈  
忠州防禦使兇幼失父事母孝凡圖畫器用皆刻仇  
讎未報字力學兵法老不廢書尤喜顏真卿翰墨曰  
吾慕其人耳弟麟亦有威名關中號二姚子雄古  
麟字君瑞兄兇攻河州時俱在兵間中矢透骨鏃留  
不去以彊弩出之笑語自若積功至皇城使爲秦鳳  
副總管從李憲討生羌擒冷雞朴再轉東上閣門使

英州刺史元豐西討以涇原副總管從劉昌祚出戰  
勝於磨哆隘轉戰向鳴沙趨靈州而高遵裕敗還降  
爲皇城使永興軍路鈐轄復爲涇原副總管夏人脩  
貢且乞蘭會壤土麟言夏人囚其主王師是征今秉  
常不廢卽爲順命可因以息兵矣獨蘭會不可與願  
戒將帥飭邊備示進討之形以絕其望從之督諸將  
討堪哥平經略使盧秉上其功狀賜金帛六百元祐  
初擢威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歷步軍殿  
前都虞候步軍馬軍副都指揮使紹聖三年以建武  
軍節度觀察留後出知渭州安燾請留之曾布曰臣

嘗訪麟禦邊之策及熙河疆域俱不能知願加敕使  
使之盡力韓忠彥曰奏對語言非所以責此輩哲宗  
乃留麟不遣尋拜武康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  
王瞻取青唐麟以爲朝廷討伐方息肩柰何復生此  
大患已而瞻果敗徽宗立進都指揮使節度建雄定  
武軍檢校司徒卒帝詣其第臨奠贈開府儀同三司  
麟爲將沉毅持重不少縱捨宿衛將嘗犯法詔釋之  
麟杖之于庭而後請拒詔之罪故所至肅然

雄字毅夫少勇鷲有謀年十八即佐父征伐從討金  
湯以首騎先登奪隘 成荔原之功韓絳薦其材閱

試延和殿安南瀘川之役皆在軍行歷涇原秦鳳將  
駐甘谷城知通遠鎮戍軍岷州官累佐騏驎使紹聖  
中渭帥章綵城平夏雄部燕河兵策援夏人傾國來  
與之鏖鬪流矢注肩戰架厲賊引卻追躡大破之斬  
首三千級俘虜數萬先五日折可適敗於沒煙士氣  
方沮雄賈勇得雋諸道始得并力城成擢東上閣門  
使秦州刺史明年虜攻平夏勢銳甚城幾不守雄與  
弟古合兵卻之徙知會州 熙河鈐轄王瞻略地青  
唐羌人攻湟鄯詔雄與苗 援之邈川方急雄適至  
羌望見塵起驚而潰圍旣解遂趨鄯州履後期乃至

瞻言蘭溪宗有遺寇宜勝平之履即往雄諫不聽  
戒所部嚴備以待俄而履師退賊追及雄整衆迎擊  
破之獻馘二千哲宗遣中使持詔勞問徙河州种朴  
戰没王瞻軍陷敵中雄自鄣至湟四戰皆捷拔出之  
遂築安鄉關夾河立堡以護浮梁通湟水漕運商旅  
負販入湟者始絡繹於道復加州防禦使建中靖國  
初議棄湟州詔訪雄利害雄以爲可棄遂以賜趙懷  
德徙雄知熙州進華州觀察使蔡京用王厚復河湟  
治棄地罪停雄官光州居住三年得自便後論爲責  
輕復竄金州明年乃聽歸高永年死西寧諸戍阻絕

起雄權經略熙河安輯復新邊使知滄州加捧日天  
武四廂都指揮使復爲熙州遷安德軍節度觀察留  
後步軍副都指揮使自武康軍節度使召詣闕爲中  
太一宮使引疾納節鉞改左金吾衛上將軍又以武  
康節知熙州熙河十八年間更十六帥唯雄三至凡  
六年未幾以檢校司空奉寧軍節度使致仕卒贈開  
府儀同三司謚武憲

古亦以邊功官累熙河經略靖康元年金兵逼金城  
古與秦鳳經略种師中及折彥質折可求等俱勒兵  
勤王時朝命种師道爲京畿河北路制置使趣召之

師道與古子平仲先已率兵入衛欽宗拜師道同知樞密院宣撫京畿河北河東平仲爲都統制上方倚師道等卻敵而种氏姚氏素為山西巨室兩家子弟各不相下平仲恐功獨歸种氏忌之乃以士不得速戰爲言欲夜劫幹離不營謀泄反爲所敗旣而議和金兵退詔古與种師中拆彥質范瓊等領兵十餘萬護送之粘罕陷隆德府以古為河東制置种師中副之古總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諸郡粘罕圍太原內外不相通古進兵復隆德府威勝軍扼南北關與金人戰互有勝負太原圍不解詔古與師中犄角

師中進師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等縣朝廷數遣使趣戰師中約古及張灝兩軍齊進而二人失期不至師中回趣榆次兵敗而死金人進兵迎古遇于盤陀古兵潰退保龍德詔以解潛代之古之屯威勝軍也帳下統制官焦安節妄傳寇至以動軍情旣又勸古遁去故兩郡皆潰李綱召安節斬于瓊林苑中丞陳過庭奏古罪不可恕詔安置廣州

楊燧開封人善騎射應募隸軍籍從征具州穴城以入賊平功第一補神衛指揮使又從征儂蠻數挑戰手殺數十人衆乘之而捷擢萬乘都指揮使遷榮州

團練使京城左廂巡檢救撲宮火英宗識其面及即位以為鄧州防禦使步軍都虞候歷環慶涇原鄜延二路副都總管至馬軍副都指揮使由容州觀察使拜寧遠軍節度殿前副都指揮使卒贈侍中謚曰莊敏燧初穴貝州城時為叛兵所傷同行卒劉順救之得免及貴順已死訪恤其家甚至故人妻子貧不能活者一切收養之人推其義

劉舜卿字希元開封人父鈞監鎮戎兵馬慶曆中與子堯卿戰死於好水舜卿年十歲錄為供奉官歷昌州駐泊都監諭降瀘水蠻八百人誅其桀驁者知水

洛城神宗經略西邊近臣薦其能召問狀對曰自元昊稱臣秦中不復戒嚴今宜先自治帝善之命訓京東將兵一年入闕於內殿帝歎曰坐作有度其可用也爾無忘世讎勉思忠孝期以盡敵舜卿泣謝即日加通事舍人環慶有警詔帥長安兵赴之乃單騎馳往慶州至則難已解知原州改秦鳳鈐轄襲擊西市城先登有功遷皇城副使久之知代州加客省副使遼遣謀盜西關鎖舜卿容易舊鑰而大之數日虜以鎖來歸舜卿曰吾未嘗亡鎖也引視納之不能受遂慚去誅謀者轉西上閣門使知雄州始視事或告契

丹游騎大集請甲以俟舜卿不為動乃妄也契丹繫州民檄索之不聽會有使者至因捕取其一以相當必得釋乃遣在雄六年恩信周浹元祐初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高州刺史知熙州夏人聚兵天都連西羌鬼章青宜結先城洮州將大舉入寇舜卿欲乘其未集擊之會諸將議方略使姚兕部洮西嶺武勝兵合河州熟羌擣講珠城遣人間道焚河橋以絕西援种誼部洮東由哥龍谷宵濟拜金川黎明至臨洮城下一鼓克之俘鬼章并首領九人斬馘數千計遷馬軍都虞候再遷徐州觀察使步軍副都指揮使知

渭州召還宿衛未上道卒贈奉國軍節度使謚曰毅敏舜卿知書曉吏事謹文法善料敵著名北州

宋守約開封酸棗人以父任爲左班殿直至河北緣邊安撫副使遷知恩州仁宗諭以亂後撫御之意對曰恩與他郡等耳而爲守者猶以反側待之故人心不自安臣願盡力徙益州路鈐轄累遷文州刺史康州團練使知雄州歷龍神衛捧日天武都指揮使馬步殿前都虞候入宿衛遷洋州觀察使衛兵以給粟陳譁譟執政將付有司治守約曰御軍安用文法遣一牙校語之曰天子太倉粟不請何爲我不貸汝衆

懼而聽命進步軍副都指揮使威武軍留後神宗以禁旅驕惰爲簡練之法屯營可併者併之守約率先推行約束嚴峻士始怨終服或言其持軍太急帝密戒之對曰臣爲陛下明紀律不忍使恩出於臣而怨歸陛下帝善之欲擢宣樞府宰相難之乃止故事當郊之歲先期籍士卒之兇悍者配下軍以警衆當受糧而倩人負者罰乂而浸弛守約悉舉行之所居肅然無人聲至蟬噪於庭亦擊去人以爲過泣職十年卒年七十一贈安武軍節度使謚曰勤毅

于球以蔭幹當禮賓院條秦川券馬四弊群牧使用其

議馬商便之再使高麗密訪山川形勢風俗好尚使還圖紀上之神宗稱善進通事舍人帝崩告哀契丹至則使易吉服球曰通和歲久憂患是同大國安則爲之契丹不能奪積遷西上閣門使樞密副都承旨爲人謹密朝日所聞上語雖家人不以告卒於官論曰自郝贊至宋守約皆恂直忠篤爲一時名將遭世承平邊疆少警擁節旄立殿陛高爵重祿以壽考終宜也姚氏世用武奮兕與弟麟並有威名關中號二姚兕之子雄亦以戰功至節度使而古竟以敗貶其才否可見已

列傳卷第一百八

列傳卷第一百九

宋史三百五十

南京國子監祭酒黃儒炳

司業葉燦補刊

苗授子履

王君萬子瞻

張守約

王文郁 周永清

劉紹能

王光祖 李浩

和斌

劉仲武 曲珍

劉闡

郭成 賈崑

張整

張蘊 王恩

楊應詢

趙隆

苗授字授之潞州人父京慶曆中以死守麟州抗元  
昊者也少從胡翼之學補國子生以蔭至供備庫副  
使王韶取鎮洮授爲先鋒破香子城拔河府羗雖敗  
氣尚銳輒圍香子以迎歸師韶遣將田瓊救之瓊死  
乃簡騎五百屬授授奮擊敗之休士二日羗復要於  
架麻平注矢如雨衆懼授令曰第進毋恐羗牌數百  
且全行前者傳呼羗驚亂力戰數十斬首四千級又  
破之於牛精谷取珂諾賊盡得河湟地知德順軍二  
遷西上閣門使鬼章寇河州韶授往一戰克撒宗論  
功第一遂知州事加四方館使榮州刺史從燕達取

銀川降木征獻之京師加引進使果州團練使涇原  
都鈐轄召使契丹神宗勞之曰曩香子之後非汝以  
寡擊衆幾敗吾事以爲秦鳳副總管徙熙河復知河  
州副李憲討生羗於露骨山斬首萬級獲其大酋冷  
雞朴羗族十萬七千帳內附威震洮西拜昌州團練  
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徙知雄州熙州元豐西討  
授出古渭取定西蕩禹城花麻諸族降戶五萬城蘭  
州遇賊數萬於女遮谷登山逆戰敗退伏壘中半夜  
遁去授踰天都山焚南牟屯沒煙凡師行百日轉鬪  
千里始入塞授遇事持議不苟合初在德順或議城

錢南授曰地阻大河糧道不濟非萬全計也後即止  
師征靈武詔令援高遵裕即條上進退利害甚切歷  
進步軍副都指揮使威武軍節度觀察留後元祐三  
年遷武泰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踰歲以保康  
節度知潞州提舉上清太平宮復使殿前薨年六十  
七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莊敏子履

履束髮從戎授之降木征也履護送至京得閣門祇  
候歷熙延渭秦四路鈐轄知鎮戎軍及其父時已官  
四方館使吉州防禦使矣以事竄房州起為西上閣  
門副使熙河都監又責右清道率府率監峽州酒稅

元符初悉還其官以熙河蘭會都鈐轄知蘭州詔同  
王贍取青唐與姚雄合兵討峽羌錢羅結贍將李忠  
戰敗羅結大集衆宣言欲圍青唐履雄將至羌列陣  
以待勢甚盛履叱軍士納弓於韃拔刀而入羌怙衆  
穴殊死鬪梟將陳迪王亨輩皆反走履獨駐馬不動  
有酋青袍白馬突而前手劔擊履帳下王拱以弓格  
之僅免復繞出履肯欲斷軍為二別將高永年率所  
部力戰數十合羌退乘勝圍蘭宗堡弗能拔日暮收  
兵入營羌宵潰明日縱兵四掠焚其族帳而還既而  
阿章叛詔履與种升過河討蕩辭以兵少朴遂陷錄

履前功擢龍神衛四宿都指揮使成州團練使知慶  
州徙渭州進捧日天武都指揮使是後史失其傳子  
傳在叛臣傳

王君萬秦州寧遠人以殿侍為秦鳳指揮使王詔開  
遼青唐大酋俞龍珂歸國獨別羌新羅結不從經畧  
使韓縝期諸將一日取之君萬詐為獵者逐禽至其  
居稍相親狎與同獵乘間搃之墜馬斬首馳歸以獻  
甫及一月積功得開門祇候王師定武勝首領藥廡  
邀邀劫于間貢物師討焉君萬出南山復險畧地  
羌潛伏山谷間忽一騎躍出黃牙將及君萬亟側身

避之回首奮擊斬以徇其衆驚號相率聽命所斬乃  
藥廡逋也復破北關南市功最多擢熙河路鈐轄進  
領英州刺史達州團練使賜絹五百洮西羌叛圍河  
州君萬請於王韶以為南撒宗城小而堅疆勇所聚  
若併兵破之圍當自解韶用其計圍果解累官客省  
使為副總管坐貸結糴錢數萬緡為轉運使孫迴所  
糾貶秩一等討西山鐵城有功復故官職君萬怨孫  
迴使番官木丹訟之鞫于秦隴又貶為鳳翔鈐轄籍  
家貲償逋遂以憤卒子贍

贍始因李憲以進立戰功積官至皇城使領開州團

練使元符中知河州熙師鍾傳以冒白草原賞獄治  
于秦詔轉運使張詢論諸將得自首贍具伏詐增首  
級因說詢云青唐人有叛贍征意可取也詢信之即  
具奏言已令贍結約起兵哲宗與輔臣罪其狂妄專  
輒亟罷詢而命孫迴寃實獄上奪贍十一官猶令領  
州贍欲以功贖過乃密畫取青唐之策遣客詣章惇  
言狀惇下其事於孫路路以為可取贍遂引兵趣邈  
川路知贍狡獪難制使總管王愍統軍而以贍副贍  
為前鋒渡河先下隴朱黑城忌愍分其功給之曰晨  
食畢乃發愍信之夜半贍忽傳發平明入邈川據府

庫徑上捷書不以白軍府愍過午始至以事訴於路  
路亦怒顯以兵柄付愍而留贍屯邈川宗哥酋舍欽  
脚求內附贍遣裨將王詠率五千騎赴之既入而諸  
羌變詠馳書告急王厚使高永年救之乃免贍與愍  
交訟又訴路指畫相違惇主贍而不直路曰首謀者  
贍也路欲掩其功故抑贍乃徙路河南罷愍統制以  
胡宗回為帥時贍征巴來降青唐戍將惟心牟欽檀  
父子百餘人在贍不即取二羌遂迎溪巴溫之子隴  
援入守始孫路乞先全邈川及河南北諸城然後進  
師贍怨路因言青唐不煩大兵可下而路逗遛失機

會暨宗回至乃云夏人謀攻邈川當為守備青唐未  
可取宗回責其反覆日夜督出師遣使威以軍法且  
聲言欲使王愍代將贍懼急進攻隴撥及心牟等皆  
出降贍入據其城詔建為鄯州進贍四方館使榮州  
防禦使知州事黃履謂賞薄乃拜維州團練使為路  
鈐轄贍縱所部剽殺羗衆攜二心牟等結諸族帳謀  
復青唐其在山南者先發贍遣將李賓領二千騎掩  
襲心牟以下自守西城與羗鬪賓踰南山入保敦谷  
討蕩羗戰敗奔北四山皆空贍戮心牟等九人悉捕  
斬城中羗積級如山初贍諷諸酋籍勝兵者混其臂

無應者箠羅結請歸帥本路為唱贍聽之去遂嘯集  
外叛以數千人圍邈川夏衆十萬助之城危甚苗  
履姚雄來援圍始解已而王吉魏釗种朴相繼敗沒  
將士奪氣書聞帝震駭於是轉運使李諲秦希甫劾  
贍盜取二城財物因此致變又殺心牟欽檀以滅口  
曾布言贍創造事端以生邊害萬死不塞責詔貶右  
千牛將軍房州安置言者論之不已熙河又奏青唐  
諸族怨贍入骨髓日圖報復樞密院乞斬贍以謝一  
方詔配昌化軍行至穰縣而縊崇寧初蔡京入相錢  
適訟贍功及王厚平鄯廓於是追贈保平軍節度觀

察留後除其子珏通事舍人

張守約字希參濮州人以陰主原州截原砦招羗酋水令逋等十七族萬一千帳爲廣南乏馬承受公事當儂寇之後二年四詣闕陳南方利害皆見納用歐陽修薦其有智略知邊事擢知融州峒將吳儂恃險爲邊患捕誅之脩復薦守約可任將帥爲定州路駐泊都監徙秦鳳居職六年括生羗隱土千頃以募射手築砦石堡其谷城第功窳多夏人萬騎來寇守約適巡邊與之遇不解鞍簡兵五百逆戰衆寡不侔勢小卻夏人張兩翼來守約挺身立陣前自節金鼓發

疆弩殪其酋敵遂退神宗開拓熙河召問曰王韶能辦事否對曰以天威臨之當無不濟但董氈忠勤効順恐不宜侵逼因請名古渭爲軍以根本隴右帝從之建爲通遠軍加通事舍人熙河鈐轄仍統秦鳳羗兵駐通遠河州羗率衆三萬屯于敦波欲復舊地守約度洮水擊破之取窖粟食軍羗老弱畜產走南山左右欲邀之云可獲萬萬守約曰彼非敢迎戰逃死耳輒出者斬鬼章圍岷州守約提敢死士鳴鼓張幟高山上賊驚顧而遁遂知岷州降其首領千七百人遷西上閣門使知鎮戎軍徙環州募家族頡頏難制

搖動種落勒兵討擒之餘遁入夏國守約駐師境上  
檄取不置居數日械以來斬於市後征靈武至清遠  
軍言於高遵裕曰此去雲州不三百里用以前軍先  
出直擣其城今夏人以一方之力應五路之師橫山  
無人靈州城中惟僧道數百若累十日糧疾馳三日  
可至軍無事矣又勸高遵裕令士衆護糧餉以防抄  
掠不聽果以敗還守約有捍海南鹹平之功亦不錄  
進為環慶都鈐轄知邠州徙涇原廊延秦鳳副總管  
領康州刺史夏人十萬屯南牟畏其名引去知涇州  
涇水善暴城每春必增治隄堰費不貲適歲饑罷其

役或曰如水害何守約曰歎歲勞民甚於河患吾且  
徐圖之河神祠故在南端禱而遷諸北以殺河怒一  
夕雷雨明日河徙而南其北遂為沙磧以龍神衛四  
廂都指揮使召還道卒年七十五守約典七州皆有  
惠愛可紀神宗嘗謂武臣可任者以燕達劉昌祚姚  
麟王崇極劉舜卿等對其後皆為名將時稱知人  
王文郁字周卿麟州新秦人以供奉官為府州巡檢  
韓琦薦其材加閣門祇候麟府駐泊都監熙寧討夏  
國文郁敗之吐渾河其將香崖夜遣使以劍為信欲  
舉衆降許之旦而至與偕行衆情忽變謀以出文郁

擊之追奔二十里據險大戰矢下如雨文郁徐引度河謂吏士曰前追疆敵後背天險韓信驅市人且破趙况爾曹皆百戰驍勇邪士感奮進擊夏人大潰降其衆二千遷通事舍人夏人踰屈野河掠塞上文郁追至長城坂盡奪所掠而還神宗召見問曰向者招納香崖群議不一其為朕言之對曰此乃致敵上策恨未能多爾並邊生羗善馳突識鄉導黨能撫柔之所謂以外夷而攻外夷也帝於是決意招納多獲其用知文郁善左射并招其子弟閱肄殿庭文郁九筭八中詔官其二子知鎮戎德順軍預定洮河遷右驥

驥副使知麟州夏衆殘穢稼穡敗之部使者劾爲生事奪郡印未幾爲熙河將李憲討靈武文郁得羗戶萬餘遷路鈴轄夏人圍蘭州已奪兩關門文郁募死士夜縋而下持短兵突賊卽掃營去擢東上閣門使知蘭州謀知夏人將大入清野以俟果舉國趨臯蘭文郁乘城禦之殺傷如積圍九日而解收其尸爲京觀加榮州團練使以捧日天武都指揮使爲副都總管以殿前都虞候知河州築安西城金城關進秦州防禦冀州觀察使卒年六十

周永清字肅之世家靈州州陷祖美歸京師永清以

蔭從仕宰相龐籍言其忠勇加閤門祇候押時服賜  
夏國至宥州夏人受賜不跪詰之恐而跪遷通事舍  
人渭州鈐轄渭兵勁而陳伍不講永清訓以李靖法  
帥蔡挺嘉其整圖上之詔推於諸道知德順軍夏衆  
入寇擊擒其首呂效忠又募勇士夜馳百里擣賊巢  
穴斬首三百級俘數千人獲橐駝甲馬萬計城中無  
知者並砦禁地三百里盜耕不可禁永清拓籍數千  
頃置射士二千聲聞敵廷降者引入帳下待之不疑  
多得其死力徙秦鳳鈐轄河北沿邊安撫副使知代  
州契丹無名求地朝廷命韓縝分畫永清貳馬入對

言疆境不可輕與人臣職守土不願行固遣之復上  
章陳利害竟以母病辭歷高陽關定州涇原路鈐轄  
知涇州保州又爲定州路副總管終東上閤門使

劉紹能字及之保安軍人世爲諸族巡檢父懷忠官  
內殿崇班閤門祇候元昊叛厚以金幣及王爵招之  
懷忠毀印斬使洎入寇力戰以死錄紹能右班殿直  
賜以名爲軍北巡檢擊破夏右樞密院党移賞糧數  
萬衆於順寧夏人圍大順城紹能爲軍鋒毀其柵至  
秦王川邀擊於長城嶺熙寧中又敗夏人於破囉川  
皆策功最累遷洛苑使英州刺史鄜延兵馬都監舊

制內屬者不與漢官齒至是悉如之仍以其子襲故職元豐西討召詣闕神宗訪以計對曰師旅遠征諸侍不繼爲大患若俟西成後因糧深入乃可以得志帝以爲然命統兩軍進討紹能世世邊將爲敵所忌每設疑以間之帝獨明其不然手詔云紹能戰功最多忠勇第一此必夏人畏忌爲間害之計耳紹能捧詔感泣嘗坐讒逮對按驗卒無實守邊圉四十七年大小五十戰以皇城使簡州團練使卒

王光祖字君俞開封人父珪爲涇原勇將號王鐵鞭戰死好水川錄光祖爲供奉官閤門祗候熙寧中同

提點河北刑獄改泃邊安撫都監進副使界河巡檢趙用擾北邊契丹以兵數萬壓境造浮橋如欲度者光祖在舟中對其衆盡徹戶牖或謂契丹方陣而以單州臨之如不測何光祖曰彼所顧者信誓也其來欲得趙用耳避之則勢張吾死不足塞責已而契丹欲相與言光祖卽命子襄往兵刃四合然語唯在用襄隨機折塞之其將蕭禧遽揮兵去且邀襄食付所戴青羅泥金笠以爲信卽上之時已有詔罷光祖矣吳充曰向非光祖以身對壘又使子冒白刃取從約則事未可知宜賞而黜何以示懲勸乃除真定鈐轄

徒梓夔渝狡叛詔熊本安撫而命內藏庫使楊萬成  
都鈐轄賈昌言梓夔都監王宣與光祖同致討皆受  
本節度本疑光祖不爲用分三道進師使光祖將後  
軍出黃沙坎比發日已暮士以杖索塗相機而前夜  
半抵絕頂質明獠望見大駭一鼓而潰萬等困於松  
谿又亟往援出石門斂其險促黔兵先登襲賊賊舍  
去光祖夜泊松嶺上旦始遇萬等與俱還本愧謝上  
其功第一吐蕃圍茂州光祖領兵三千會王中正破  
雞宗關賊據石鼓村阨其半道中正名諸將問計光  
祖獨請行旣抵石鼓擇銳兵分襲吐蕃背出其不意

皆驚遁遂舍中王于茂瀘夷乞弟殺王宣詔從韓存  
寶討之軍于梅嶺夷數萬衆出駐落箇棧欲老我師  
霖雨不止光祖勸存寶早決戰不聽林廣至復從征  
蕩其巢窟積功至四方館使知瀘州置瀘南安撫使  
俾兼領邊事聽顯決遷客省使嘉州刺史歷涇原河  
東定州路副總管卒

李浩字直夫家本綏州徙西河浩務學通兵法以父  
定蔭從軍破儂智高韓絳城羅兀領兵戰賞堡嶺川  
殺大首領訛革多移斬首千三百餘級積官供備庫  
副使廣西都監哀西北疆事著安邊策謁王安石安

石言之神宗詔對改管幹麟府兵馬未行又從章惇於南江引兵由三路屯鎮江入叙州討舒光貴破盈口柵下天府會于涪州入懿州蠻酋田元猛元喆合猪矜拒官軍浩分兵擊之殺猪矜降元猛元喆遂城懿州進討黔江蠻復城黔江惇上其功謂不當與他將比擢引進副使熙河鈐轄李憲討山後羌浩將右軍至合龍嶺會戰遣降羌乞嗑輕騎突敵帳俘其酋冷雞朴李密撒馘二千遷東上閤門使爲副總管知河州安撫洮西五路大舉浩將前軍復蘭州遷引進使隴州防禦使知蘭州兼熙河涇原安撫副使坐西

關失守及報上不實再貶秩旋以戰吃囉瓦共  
功復之哲宗卽位拜忠州防禦使捧日天武都指揮使馬軍都虞候進黔州觀察使歷鄜延太原永興環慶路副都總管再知蘭州卒贈安化軍留後

和斌字勝之濮州鄆城人選隸散直爲德順軍指揮使凡五年數扞敵被重創十餘知軍事劉兼濟以兄平敗沒執送京師并逮其家斌慰安調護爲寓金帛他所密告兼濟勿以家爲恤平寃旣伸兼濟獲免家賴以全定川之後將曹僕喪所乘馬斌輟騎與之且戰且行與俱免狄青南征使部騎兵爲前鋒青駐宿

州十日以怠寇旣乃倍道兼行斌以兵疲於險利在速戰卽日度關鏖賊歸仁驛孫節死斌引騎血戰繞出賊後遂敗之師還張破賊陳形於殿廷仁宗拊勞擢文思副使權廣西鈐轄改秦鳳廣西以蠻事乞留秦州亦請之詔留廣西累歲徙涇原召對議者謂交州可取斌盛言有害無益願戒邊臣無妄動神宗歎曰卿質直如此乃知兩路爭卿爲不誣矣進帶御器械渭部機帥王廣淵命吏賑給斌曰救之無術是殺之耳廣淵以委斌斌擇地營居養視有法所活以萬數安南入寇復徙廣西累遷皇城使昭州刺史撫水

蠻羅世念犯宜州守將戰死斌提步騎三千進討方暑晝夜趣兵至懷遠寨曰此要害之地得之則生或曰柰何背龍江邪笑曰是所以生也因示弱驕之蠻果大至斌選將迎敵戒以遇之則走誘至平坂列八陣以待之張疑兵左右山上蠻登嶺望見始大驚斌分騎翼其旁自被甲步出爲衆士先殊死戰蠻大敗世念率酋黨四千八百內附遂以榮州團練使知宜州遷西上閣門使知邕州以老請還除高陽關副總管歷永興軍路召拜龍神衛四廂都指揮至步軍都虞候卒年八十贈寧州防禦使斌老於爲將以恩信

得邊人心嶺南珍貨一無所畜邊吏欲希功造事皆  
憚不敢發或巧爲謀報啓彙亦必折其姦謀故所至  
無事士大夫稱之子詵以蔭爲河北副將累官至右  
武大夫威州刺史知雄州上制勝強遠弓式能破堅  
於三百步外邊人號爲鳳凰弓進相州觀察使在雄  
十年頗能偵敵童貫攻燕召詵計事悅之分麾下兵  
俾以副統制從种師道軍于白溝旬有二日而退追  
兵至北風大雨雹師不能視契丹以背盟譙責薄暮  
始得還於是貫以契丹尚盛未可圖劾詵覘候不實  
貶濠州團練副使筠州安置詵始與取燕之謀見事

勢漫異則又以爲不宜取故平燕肆赦獨不得還後  
復官卒

劉仲武字子文秦州成紀人熙寧中試射殿庭異等  
補官數從軍累轉禮賓使爲涇原將夏人謀犯天聖  
紫渭帥檄諸將會兵約曰過某日賊不至即去仲武  
謀得的期乞緩分屯帥不樂但留一將及仲武軍如  
期而敵至力戰却之遷皇城使熙河都監復湟川進  
東上閤門使知河州吐蕃趙懷德狼阿章衆數萬叛  
命仲武相持數日潛遣二將領千騎扣其營戒曰彼  
出勿與戰亟還伏兵道左二將還羗果追之遇伏大

敗斬首三千級復西寧州未幾懷德阿章降累進客  
省使榮州防禦使副高永年西征仲武欲持重固壘  
永年易賊輕戰遂大敗仲武引咎自劾坐流嶺南命  
未下與夏人戰傷足朝廷閔之貸其罰以爲西寧都  
護童貫招誘羗王子臧征僕哥收積石軍邀仲武計  
事仲武曰王師入羗必降或退伏巢穴可乘其便但  
河橋功力大非倉卒可成緩急要預辦耳若稟命待  
報慮失事機貫許以便宜僕哥果約降而索一子爲  
質仲武即遣子錫往河橋亦成仲武帥師渡河挈與  
歸貫掩其功仲武亦不自言徽宗遣使持璫至邊賜

獲王者訪得仲武召對帝勞之曰高永年以不用卿  
言失律僕哥之降河南綏定卿力也問幾子曰九人  
悉命以官錫閣門祗候仲武知西寧州徙渭州召爲  
龍神衛都指揮使復出熙州秦州遷步軍副都指揮  
使熙帥劉法死又以熙渭都統制攝之歷拜徐州觀  
察使保靜軍承宣使瀘川軍節度使以老提舉明道  
宮再起爲熙州卒于官年七十三贈檢校少保謚曰  
威肅子錡別爲傳

曲珍字君玉隴干人世爲著姓寶元康定間夏人數  
入寇珍諸父糾集族黨禦之敵不敢犯於是曲氏以

材武長雄邊關珍好馳馬試劍嘗與叔父出塞游獵  
猝遇夏人陷其圍中馳擊大呼衆披靡得出顧叔不  
至復持短兵還決鬪遂俱脫秦鳳都鈐轄劉溫潤奇  
其材一日出寶劍令曰能射一箭於百步外者與之  
諸少年百發不能中珍後至一矢破之從溫潤城古  
渭與羗戰先登陷陳爲綏德城監押提孤軍拒寇斬  
其大酋加閣門祇候有功洮西遷內殿崇班郭達趙  
嵩南征爲第一將進自右江撫接廣原三州十二縣  
降僞守以下百六十人老稚三萬六千口是行也功  
最諸將遷西深院使得疾輿還京帥神宗遣使臨問

少間令入對珍念一帥不和睦上問必及之言之必  
形曲直將何以對乃以餘疾未平爲辭帝復使獎勞  
賜之弓劍鞍勒命有司蠲其鄉徭賦擢卿心鈐轄進  
副總管從種諤攻金湯永平川斬二千級累遷客省  
使拜懷州防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徐禧城永  
樂珍以兵從板築方興羗數十騎濟無定河覘從珍  
將追殺之禧不許謀言夏人聚兵甚急珍請禧還米  
脂而自居守明日果至禧復來珍白敵兵衆甚公宜  
退處內柵檄諸將促戰禧笑曰曲侯老將何怯邪夏  
兵且濟珍欲乘其未集擊之又不許及攻城急又勸

禧曰城中井深泉涸士卒渴甚恐不能支宜乘兵未  
未衰潰圍而出使人自求生禧曰此城據要地奈何  
棄之且為將而奔衆心搖矣珍曰非敢自愛但刺使  
謀臣同没于此懼辱國耳數日城陷珍縋而免子弟  
死者六人亦坐貶皇城使帝察其無罪諭使自安養  
以圖後效元祐初為環慶副總管夏人寇涇原號四  
十萬珍擣虛馳三百里破之曲律山俘斬千八百人  
解其圍進東上閤門使忠州防禦使卒年五十九珍  
善撫士卒得其死力雖不知書而忠朴好義本於天性  
劉闡字靜叔青州北海人以拳力為軍校從延州軍

出塞遇敵矢貫左耳戰不顧衆服其勇從文彥博討  
具州次城下攀壘欲登賊以曲戟鈎其甲闖裂之而  
墜議者欲穿地道入闖曰穴地積土賊且知之城瀕  
河若晝囊土而夜投諸河宜無知者彥博以為然穴  
成闖持知兵先入衆始從遂登陴引繩而上遲明師  
畢入具州平功第一擢虎翼指揮使累遷宣武神衛  
都指揮使昭州刺史辰州團練使韓絳宣撫陝西詔  
闖自河東為犄角至鐵冶溝夏人大集衆懼闖自殿  
後率銳驍搏戰飛矢蔽體不為却敵解去為冀州駐  
泊總管河水漲隄防墊急闖請郡守開青楊道口以

殺水怒莫敢任其責闕躬往濟決水退冀人賴之以  
左金吾大將軍致士卒年八十五

郭成字信之德順中安堡人也後軍得供奉官王師  
趨靈武成將涇原兵擊破夏人於漫移隘至城下有  
羗乘白馬馳突陣前大將劉昌祚曰誰能取此者成  
躍馬梟其首以獻進秩四等朝廷築平夏城置將戍  
之又環以五砦渭帥章綵問可守者於諸將皆曰非  
郭成不可遂使往守夏人恚失地空國入爭謀曰夏  
平視諸壘最大郭成最知兵遂自沒煙峽連營百里  
飛石激火晝夜不息成與折可適議乘勝深入以萬

騎異道並進遂俘阿埋都適二大酋捷聞進雄州防  
禦使涇原鈐轄徽宗詔諸軍并力築緩戎懷戎二堡  
成獨當合流之役暴露中感疾卒帝悼之甚賻以  
金帛官其子壻成輕財好施名震西鄙既沒廉訪使  
者王孝竭白於朝帝手書報曰郭成盡忠報國有功  
于民宜載祀典榜其廟曰仁勇云子浩紹興中為西  
邊大將至節度使

賈崑字民瞻開封人少時善騎射喟然歎曰大丈夫  
生世要當自奮揚名顯親可也遂起家從戎神宗選  
材武以為內殿承制慶州荔原堡都監林廣討瀘夷

辟將前鋒又為河東將敗西夏兵於明堂川累功轉  
莊宅副使遷路監紹聖中夏兵數萬圍麟州神堂砦  
甚急嵩以數百騎往援令其下曰國家無事時不惜  
厚祿養汝輩正以待一旦之用耳今力雖不敵吾誓  
以死報衆感厲即循屈野河行且五里據北攔坡嶺  
上一矢殪其酋衆駭潰哲宗嘉歎賜以袍帶知皇城  
使威州刺史遷路鈐轄嵩在兵間二十年有智略能  
拊御士卒所鄉輒勝時以良將入對留擢龍神衛四  
廂都指揮使遷步軍都虞候濠州團練使卒年五十  
二贈雄州防禦使

張整字成伯亳州鄆陽人初隸皇城司御龍籍補供  
奉官為利文州都巡檢使邊夷歲鈔省地吏習不與  
校至反遺之物留久乃去整惡其貪暴無已密募死  
士時其來掩擊幾盡有司劾生事神宗壯之不問調  
荆湖將領拓溪蠻地築九城董兵鎮守又破蠻於大  
田歲中三遷狷矜萬衆乘舟屯托口迫黔江城時守  
兵才五百人情大恐整伏其半於托口旁戒曰須吾  
旦度金斗崖舉幟則謀而前及旦率其半縛滕艘建  
旗鼓沂流急趨賊望見大笑幟舉伏發前後合擊人  
人殊死鬪蠻騰踐投江中殺獲不可計為廣西鈐轄

坐殺降徭責監江州酒稅復爲涇原真定京東環慶  
鈐轄整涖軍嚴明哲宗嘗訪於輔臣召之對擢爲龍  
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管幹馬軍司卒官至威州刺史  
張蘊字積之開封將家子也從軍爲小校隸劉昌祚  
至靈州遇敵中矢拔鏃復戰以功賜金帶從征安南  
次富良江諸將猶豫未進蘊褰裳先濟衆隨之蠻  
走使巫被髮登崖爲厭勝蘊射之應弦而斃一軍謹  
譟歷京西涇原將知綏德懷寧順寧軍等六城諸粟  
至三十萬斛將兵取宥州破夏人於大吳神流堆宥  
州監軍引鐵騎數千趨松林堡蘊謀知之頓兵長城

嶺以待戒諸部曰賊遠來氣盛少休必困困而擊之  
必捷果以勝歸夏人寇順寧蘊置伏陜中約聞呼則  
起俘斬數百十人獲馬械甚衆累遷皇城使榮州刺  
史成州團練使通州防禦使開德河陽馬步軍副總  
管顯肅皇后母自鄭氏再適蘊徽宗屢欲以恩進其  
官輒力辭不敢受人以爲賢卒年七十二贈感德軍  
節度使謚曰榮毅

王恩字澤之開封人以善射入羽林神宗閱衛士挽  
疆中的且備其貌補供備庫副使爲河州巡檢夏羗  
寇蘭州恩搏戰城下中兩矢拔去復鬪意氣彌厲遷

涇原將嘗聲軍出萬惠嶺士饑欲食恩倍 行衆  
洶洶已而遇敵數萬引兵先入壁井竈皆具諸將始  
服羌扣壁願見恩單騎徑出遙與語一夕羌引去哲  
宗召見語左右曰先帝時宿衛人皆傑異如此留爲  
龍神衛都指揮使遷馬軍都虞候契丹使來詔陪謝  
使者問聞涇原有王騎將得無是乎應曰然射三祭  
皆中使以下相視皆歎息出爲涇原副都總管并護  
秦渭延熙四路兵城西安築臨羌天都十餘壘羌圍  
平夏諸校欲出戰恩曰賊傾國遠寇難以爭鋒宜以  
全制其敵彼野無所掠必携携而遇伏必敗乃先行

萬人設伏羌旣退師果大獲徽宗立以衛州防禦使  
徙熙河改知渭州括隱地二萬三千頃分弓箭士耕  
屯爲三十一部以省餽餉邊臣獻車戰議帝以訪恩  
恩曰古有之偏籍鹿角今相去益遠人非所習恐緩  
急難用夫操不習之器與敵周旋先自敗耳帝善其  
對遷馬步軍都指揮使殿前都指揮使武信軍節度  
使嘗汰禁卒數十人樞密請命都承旨覆視恩言朝  
廷選三帥付以軍政今去數十冗卒而不足信即其  
他無可爲者帝立爲罷之睠顧甚寵賜居宅又賜城  
西地爲園囿屬疾以檢校司徒致仕薨年六十二贈

開府儀同三司

楊應詢字仲謀章惠皇后族孫也歷知信安保定軍  
霸州塘灤之間地沮洳水潦易集居人浮板以濟應  
詢增隄防爲長衢濬其旁以泄流民利賴之爲河北  
沿邊安撫使徽宗以歸信容城兩縣弓手爲契丹所  
憚欲增爲千人或恐生事應詢曰吾欲備他盜彼安  
能禁我卒增之知雄州朝廷多取西夏地契丹以姻  
婭爲言遣使乞還之不得擁兵並塞中外恟疑應詢  
曰是特爲虛聲嚇我耳願治兵積粟示有備彼將聞  
風自戢明年果還兵復遣其相臣蕭保先牛温舒來

請詔應詢逆于境既至帝遣問所以來應詢對願固  
守前議尋兼高陽關路鈐轄邊人捕得北盜呂懺兒  
契丹謂略執平民有詔使縱釋應詢言吾知執盜耳  
因其求而遂與之是示以怯也不與遂質我民固索  
之應詢以違詔貶秩再遷洋州觀察使入提舉萬壽  
觀館契丹使當賜柑而貢未至有司代以他物使不  
受應詢以言折之乃下拜復爲定州真定大名副都  
總管卒年六十三贈昭化軍節度使謚曰康理

趙隆字子漸秦州成紀人以勇敢應募從王韶取熙  
河大將姚麟出戰被重創謂曰吾渴欲死得水尚可

活時已暮有泉近賊營隆獨身潛往漬衣泉中賊覺  
隆且鬪且行得歸持衣裂水以飲麟麟乃甦又從李  
憲破西市師討鬼章外河諸羗皆以兵應之隆率衆  
先至斧其橋鬼章失援乃成擒爲涇原將戰平夏川  
功最多崇寧中鈐轄熙河兵將前軍出邈川預復鄯  
廓夏人寇涇原詔熙河深入分其兵無令專鄉東方  
師至鐵山隆先登士皆殊死戰夏人解去召詣闕徽  
宗慰勞之曰鐵山之戰卿力也童貫與論燕雲事隆  
極言不可貫曰君能共此當有殊拜隆曰隆武夫豈  
敢下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好異時起釁萬死不足

謝責貫知不可奪白以知西寧州充隴右都護羗豪  
信服十二種戶三萬六千願比內地帥劉法西討隆  
以竒兵襲羗羗潰城震武遷温州防禦使龍神衛捧  
日天武都指揮使仍爲本道馬步副都總管卒贈鎮  
潼軍節度使命詞臣製碑帝篆額曰旌忠

論曰有國家者不可忘武備故高祖以馬上得天下  
而猶有安得猛士守四方之歎然所貴爲將領者非  
取其武勇而已也必忠以爲主智以爲本勇以爲用  
及其成功雖有小大之殊俱足以尊主庇民也苗授  
策錢南之不可城履不肯討阿章永清不以地與敵

文郁撫納香嗟紹能之忠勇珍之忠朴好義光祖應  
詢明於料敵守約及整御衆嚴明斌浩之善戰嵩恩  
之善射聞之出則先登入則殿後其材雖殊其可以  
任奔走禦侮之責於四境則一也成以捍衛邊陲服  
勤致死明詔褒飭廟食一方宜哉君萬挾誣報怨贖  
狡譎喜功國有常罰父子譴死亦宜也誅首取燕終  
變其說既黜旋復爲失刑矣至若仲武敗則引咎責  
已勝則不自言功隆不敢啓釁于賞蘊甘分而辭榮  
有士君子之行焉尤武士之所難能也

列傳卷第一百九

